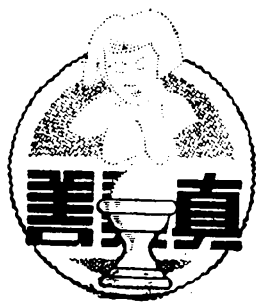


珈琲座談



珈  
琲  
座  
談

張若谷著

上 海  
真美善書店  
1929

## 代 序

### 致申報藝術界編者

應鵬兄：

「請你晒納着這本小書吧，這是我貢獻給你的一點小禮物。因為沒有你，牠決定不會產生的。我並沒有想在一種報紙上做起批評來，當你要我為時報作稿的時候，我很詫異你的選擇，怎像你那樣有敏捷活躍合羣的精神，會容納起像我這樣遲鈍孤獨者的思想來呢。」

我知道你有一種制人的魅力，你依你所要的去，你已使我成爲一個按期合規的著作人了，你已勝服我的懶習了，你已利用我的幻夢鼓舞我的

精神了，這真是使我欽佩你的一件不可思議事。

你有很好的性情，你從來沒有責備過我，所以我很能自由地在報紙上發表東西。

我不敢自己恭維說這本小書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但是人們可以在這裏找到一個整個的熱誠心，許多的寬容和一點對於「美」與「善」的自然友愛。

這是我敢獻給你的一點表示感謝與同情的小小敬禮。」

以上是從法郎士「文學生活」第一卷卷首寫給巴黎時報主筆 Hebard 一封信中節抄過來的，現在我大膽把他來當作我這本小書的代序。請你應許我把這本小書獻給你，當做表示歷年來你鼓勵我在申報藝術界做過文章的一點小小敬禮，與我們文字因緣的紀念物。

法郎士的那一封信，其中有許多地方我是沒有資格可以剽襲謔稱的。例如我在你編輯的申報藝術界上所要發表的文字，只是一些隨筆，談話與

感想，從來沒有寫過一篇像法郎士那樣美妙的批評文章。其次，說起來也慚愧，在我這本小書所收錄的十幾篇短文裏面，還是找不到一點對於「美」與「善」的自然友愛哩。但是，法郎士向巴黎時報主筆所說的話與感忱，在你差不多都可以受之無愧，所以我很冒昧地抄過來移送給你了。

你當猶能記憶從你才接手編輯申報本埠增刊的當初，我們還不是相識者。從一篇久埋在故紙堆積中的稿子上，我們就開始通起信來了。你也沒有打聽過我能否勝任，第一封來信就約我担任寫關於音樂方面的文字。我開始寄稿給你當兒，申報還沒有「藝術界」欄，那時是在民國十四年八月間，你每天在報上發表一二則的藝術評論，後來文稿漸漸多起來了，從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藝術界」才正式誕生，到現在已經有三年多的歷史了。中間不知經過了多少風波，我不願意在這裏表彰你慘淡經營的勞苦功績，我也不必來做一張丑表功表。但是因了你主編藝術界而使上海的藝術

界得到了一個互通聲氣的樞紐。三年內上海各種藝術運動的勃興繼起，若音樂演奏會，若繪畫展覽會，若文學讀物的介紹，國際藝術文學界的連絡，差不多都可以說是跟踵「藝術界」而激起影響。其次，「藝術界」在寄稿作者方面，還廣結成了不少的文字因緣。從這許多美滿的因緣結合，產生了下列各種的結晶：藝術界的藝術界週刊，民國日報的文藝週刊，汪儷然先生編的讀書界周刊，天津庸報的藝術界日刊等等。在讀者方面，則引起了社會一般民衆對於藝術的愛好興味，這一切衆目昭彰的成績，不用我來吹噓誇張的了。現在單單隨便說幾句關於我私人替藝術界執筆過去的一點感想。

三年來的藝術界，可以分三個時期？初期祇是刊載藝術評論，除介紹一般的藝術常識外，並注意及音樂，繪畫，舞蹈等的消息與批評；我那時專門擔任撰寫關於音樂歌劇方面的文章；第二期增添了書報介紹一欄，專

門介紹新出版的文學刊物，那時我正熱中於讀國內新出版的西方文學作品，——直到如今，我只還喜歡讀繙譯品而不太喜歡看創作物，或許這是我的偏見拗病，但是實際上歷年內文學創作出版物方面可以使人滿意的作品也實在太少了。——有時讀了幾部好書以後，興之所至，就隨筆寫下一點感想寄給你在申報藝術界上發表。關於這一類的文章，大半已收編在我的隨筆文集「文學生活」與「異國情調」裏面了。第三期，傾向於世界文壇消息及書報介紹，這時期中，我已沒有從前一樣的起勁了，只隨便寫了一點雜記及幾封信札。但是有汪偶然，查士元，查士驥三位兄長仍在繼續努力，使藝術界日呈生動活躍的氣象。汪偶然兄每月擔任做「新書月評」極引吸一般出版界與讀書界的注意，他個人還辦了一個「讀書界」周刊，不幸不久就告休刊。最近你又闢出一塊小小園地，設立了一個珈琲座：『為讀者諸君隨便聚談之所，無論談文藝也好，談見聞也好，談社會問題



也好，談一切都好。『你常常要求我加入談話，可惜我近來沒有從前那樣好的執筆與綴了，除了坐寫字間，到書店漁獵之外，空閑的時期，差不多都在霞飛路一帶的珈琲店中消磨過去。我只愛同幾個知己的朋友，黃昏時分坐在珈琲座裏談話，這種享樂似乎要比絞盡腦汁作紙上談話來得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談話的樂處，只能在私契朋友聚晤獲得，這決不能普渡衆生，尤其是像在珈琲座談話的這一件事。你與傅彥長，邵洵美，徐蔚南，葉秋原，周大融，黃震遐，諸位兄長都是有資格的珈琲座上客。最近又新得到東亞病夫父子兩人，參加進我們的團體。大家一到黃昏，就會不約而同地踏進幾家我們坐慣的珈琲店，一壁喝着濃厚香淳的珈琲以助興，一壁低聲輕語訴談衷曲。這種逍遙自然的消遣法，「外人不足道也」。記得黃震遐兄一次從珈琲座裏出來以後，寫過這樣一段美麗的文章：

「坐在大都會高樓底黑影之下，微弱陽光漸被科學強烈底電光所淡化，

女人底笑聲漸起，愉快的樂聲達到戶外。小小的珈琲店充滿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濃烈的珈琲之味博達四座，這種別緻的法國藝術空氣，在上海已經漸漸的興起了。……

小小的珈琲店，二三個知己坐在裏面，

俯視着那潔白瓷杯裏牛乳和珈琲相激的浪花，

舉首望着那捲烟裏所發出來的薄弱的烟圈，

醉人的樂聲震盪着大家不同情感底心弦。

……………

珈琲座不但是近代都會生活中的一種點綴品，也不止是一個幽會聚談的好地方。牠的最大效益，就是影響到近代的文學作品中。珈琲的確是近代文學靈感的一個助長物。此外凡是一件作品裏能夠把珈琲當做題材描寫進去的，就會表現出都會的情調與享樂的生活，濃郁的雰圍氣，與強烈的

刺戟性。在近代法國文學界裏面，詩人若望莫萊亞 Jean Moreas 一生只喜歡在珈琲座裏討生活。他出門旅行，不愛遊山玩水，只想到各種異風殊俗的珈琲店中小坐。主張「爲藝術而藝術」的詩人，「鏗鏘與磁瑯」的作者高譚露 Theophile Gautier 也有坐珈琲座的癖嗜。呂德 Maxime R. de 則稱道，「到珈琲店去的決不是單因爲乾渴，因爲在巴黎的每家珈琲店就是一個小巴黎。在這些公共聚會處所，表現各界形形色色中的生活，座客中有各色階級的人物，營投企業者在那裏計劃操縱市價，新聞記者在那裏探刺社會新聞，……到珈琲店去的人物並不都是閒遊份子，他們都是現聲察色而後談話的。……」現尚健在的「嬌媚詩王」Prince Charment de la poesie 亨利特雷彥 Henri de Regnier 寫過一篇極美麗的散文詩「懺悔午夜曲」*La Confession Nocturne*，從頭徹尾是描寫意大利特尼市 Cattanzuzi 珈琲店中目睹的一件故事。此外，若喬治馬露 George Moor 氏，友人邵洵

美最崇拜的一個英國現代文豪，做過一篇「一女侍」，寫咖啡店中一個被運命播弄女侍的故事，這篇小說已經郁達夫先生譯出。現在把我讀了這「一女侍」後的感想，與「珈琲座談」及其他幾篇在珈琲座中所得題材的文章，編成這一本小冊子。書名就取名「珈琲座談」，當作我的隨筆文集第三種。

我現在謹把這本書捧呈給你，一則表示我對於你鼓勵我寫成這許多文程的感謝。二則紀念我們的一羣坐珈琲店的樂事。本書中的「珈琲座談」，「郁達夫與一女侍」，「創造社訪問記」，「聖奧斯定的懺悔錄」，「世紀病與懺悔錄」，「新都巡禮歸來」，（原名「滬寧道上」），「為文學生活辯護」，「關於漫郎攝實戈」等篇，都是在你編輯的申報「藝術界」上發表過的，「我的回憶一葉」，（原名「蘇活年兒」刊於「良友雜誌」）。「關於藝術三家言」，則刊於藝術界周刊第七期。「浪漫主義與南歐文學」，

則爲申報編輯部改爲「南歐文學是富於革命精神的文學」，發表於十七年國慶增刊上的。附錄四篇中，徐景賢先生的「寫給文學生活的著者」，初刊於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益世報，後重載於十七年十一月八日天津益世報副刊。趙景深先生的「誰都免不了有錯」，則刊於「文學周報」。本書的封面，是周大融兄所繪作的，這些都應該附告聲明的。

最後祝你身心健年健。

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若谷從 *Cafe Renaissance* 回後寫完。

珈  
琲  
座  
談

目 次

珈琲座談

郁達夫與一女侍

創造社訪問記

聖奧斯定的懺悔錄

世紀病與悔懺錄

我的回憶一葉

關于藝術三家言

新都巡禮歸來

爲文學生活辯護

關於漫郎攝寬戈

浪漫主義與南歐文學

附錄

一封關於懺悔錄的信（邵洵美）

東若谷洵美（胡烏衣）

寫給文學生活的著者（徐景賢）

誰都免不了有錯（趙景深）



六個月前，彷彿是四月二十七日，在美麗川菜館的夜宴上碰見日本「文藝戰線」社的代表小牧近江與里村欣三兩氏，兩氏就是那個宴會的東道主。席間我問起小牧氏對於上海的印像，他回答道：

「我到上海此為第四次。以前都是在旅行中倥傯經過的，所以對於上海的一切情狀，很隔膜。但是每次來時終感到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在這個洋場十里的大上海，還沒有一家由東方人所辦帶着有文藝俱樂部性質的珈琲店。有一次，我踏進了一家西洋人的 Cafe Bar 竟被司閽者趕了出來。」

我覺得住在上海的貴國人，現在正需要自己開起幾家珈琲店來，替東方人出口怨氣，這不但是近代都會生活方面應有的一種設備，而且可以使文藝界同人常有聚晤接觸的機會。……」)

小牧氏說出這樣一段話時頗帶着感喟的神情，我就覺得他是很有趣。這麼簡單的幾句話，竟直打入我的心坎，引起了我的興緻。到現在，每次到珈琲店小坐時，還常常會回想到小牧近江氏在上面所發的一段牢騷語。

前幾天，在上海藝術大學上完了課後，在田漢兄的書桌上，看見有騷人社書局發行的「騷人」十月號。封面上印着鮮紅的「現代珈琲號」字樣，把目錄隨意瀏覽一下，覺得很有興味，就借回家來預備翻看，不幸中途把他遺掉了。後來特地趕到內山書店，補買了一本回來，放在我的床上差不多有一個星期之久了，還沒有翻開細心讀過。因為我個人近來對於珈

球有特別的感情，所以有許多話想說，現在漫無統系地寫在後面。

「珈琲店之一夜」的作者田漢，在「銀色的夢」裏曾寫過這幾句話：

「……某雜誌以汽車，電影，珈琲店，爲現代都會生活的象徵，因徵文於佐藤君。佐藤君對於珈琲店沒有什麼妙論，他祇視爲日本的風俗漸漸歐化的一種象徵。並且說他也不是一時東西。末了推薦「維也納珈琲店」認爲最耐久坐的地方，好像我們上海的霞飛路左「巴爾幹牛乳店」Balkan Milk Store 一樣。……」

上海霞飛路的「巴爾幹」爲俄國人所設，這是我們在上海幾家珈琲店中最愛坐的一家。我們的一羣，雖然都是自稱爲無產階級者，上海最貴族的 Marcel 與 Federal 二家，倒也進去喝過珈琲。但是印象最好的，還是這座亞洲的「巴爾幹」半島。

記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彥長，田漢，朱應鵬與我，在那裏坐

過整個半天。我們每人面前放着一大杯的華沙珈琲，彥長還要來了兩碟子似乎油煎肉餃一般的「片萊希基」，因為沒有刀叉，我們就用手指夾着向嘴裏送，田漢笑道：「像這樣野蠻的吃法，同粗糙濃郁味道的食品，真是東方民族的一種特色。」大家說說笑笑，從「片萊希基」談到文學藝術。時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種問題上去。旁座本來有一位俄國學者，鬢髯花白，像石膏模型一般地靜坐着在看書，經不起這邊我們四個人豪興勃發的談話，竟把他嚇走開了。到現在，我們還覺得很對不起這個不知姓名的異國耆學者。

到珈琲店的樂趣與好處有好幾樣，現在分別來說幾句。

第一樣就是刺戟。在生存競爭異常強烈的都會裏，一如廚川白村氏所說的，「惡戰苦鬥的近代人，因為過激的勞役，生了疲倦，要想個法子用人工的來興奮心身。還要安靜休息太銳敏的神經，用了種種不自然的手

段，即種種的刺戟物，與奮劑等的必要，都因此而生。」在一切刺戟與興奮劑中，珈琲當然也是一種。而且比較起來，可以推為較近流行，最普遍的一種。原因多半因為代價賤廉，化極小數目的金錢，便可以擇一個雅座坐下半年天。拿起杯子，一口一口漫吞吞地喝飲。而他所給予人們以興奮熱狂的効力，不讓於鴉片醇酒類之下，同樣能使醉者在一陣陣濃郁的香味中，逃脫生活的痛苦，與外界的壓迫。素以富於神經質著名於世界的扶桑島國居民，在大震災之後，都視珈琲店為唯一的「半夜之歡場」。他們不但公認珈琲為現代都會生活的一新象徵品，而且一般青年的藝術家都讚美珈琲為文藝靈感的助長物，着實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効力，可以使藝術家的內心在燃燒起來。在現代彼邦的新文藝作品，常可以看到關於讚美珈琲的辭句：像「朝之歡喜」，「生之歡喜」，「肉慾之悅樂」，「戀愛之法悅」，「都會之情調」，「濃烈之雰圍氣」……等，多不勝枚舉。總之，像這種

人爲的刺激品能夠流行於島國，即可見彼邦都會生活正在強烈地發展的現象，也可說是藝術文化爛熟發酵的一種呈兆。我想過憤田園清靜生活的人們，對於珈琲之爲物，是水遠不會感到什麼意味的吧？

第二樣就是所謂「座談」了。

施耐庵在「水滸」卷首的自敘篇裏說：「快意之事，莫若友，其誰曰不然？」我却還要作進一層想，以爲人生最快樂之事，莫若與朋友談話。麥修士在「文學會底性質」一文裏說得真對：「從迫忙的生活中偷出晚上兩點鐘工夫，來加入文學的談話。同一些和靄可親的對手舌戰，或者傾瀉出自己心中積蓄着底甜蜜，爲使同氣的朋友們得着歡愉與教益。祇要談幾小時底話，你便可以知道他底心情與思想底寶庫，而且能夠探出他理想底高貴與心血底熱烈。……還有比同思想家相契這件事更快樂底麼？坐在一個圖書館裏或讀書室內，這也是很快底。但是還有比這個更快樂

底，就是同着活的人交往，他們底談話裏充滿了書中所載底人底成熟的生命，他們已在文學底各種園地裏游玩過，並採了最精彩的各種花，羅列起來專爲喜悅你。……學問底收穫光藉着個人的研究是不夠底，談話底風必須煽牠，把秕糠都給吹走了，然後智慧底潔明底籽粒纔可儲藏起來，爲自己用或是爲別人用。……」麥修士在文末寫下這個結論道。「那末，儘讓我們談話罷。」（見采真「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這一段名論是把談話的樂趣與利益，都說透了，大約爲一般喜歡同朋友們談話者所公認爲確實的吧？在中國可惜還找不到像這樣的一個文學會所，城裏城隍廟的幾家茶館，都因爲置鬧得厲害，我們都沒有修養工夫，可以耐坐作長談。於是有些碰着談話的豪興勃發時，只好在法租界幾家俄國人開的咖啡店裏，借做臨時的座談會所。咖啡店裏的外國老班，老班娘或侍女們，也都知道我們的來意，只要主顧不多，從來不下逐客令阻斷過我們的意興。有時碰

見我們自己貴國的侍僕們，那只有消一等你杯子裏的咖啡乾了，就會把賬單開來，把你趕走，他們好像因為你們是中國人，只會化冤錢來喝苦澀的外國茶，而沒有什麼資格來坐下談話的。所以有時我們甯願多化幾個車錢，老遠趕到朋友家裏去談話，旁邊燒起幾杯咖啡來助長話興，消磨光陰。如果腰袋裏富裕一些，那就到附近西洋人所開純粹貴族式的咖啡店裏去，或到日本人的料理店去喝麥酒。但是終覺得歐美或日本式咖啡店，就像在上海的「馬賽爾」「灰檀拉」「太陽公司」……幾家所得的印象，都沒有俄國人家的好。他們不是咖啡的色香味三者不能具，便是招待太不客氣。除了「巴爾幹」外，竟找不到第二家同樣地價廉物美招待週到的咖啡店了。本來俄國的咖啡店，不但是像其他邦國一樣地只為現代都會生活的象徵點綴品罷了。據新俄文學之曙光期作者昇曙夢氏說，五年前的俄國文壇，作家或詩人雖作著而無印刷作品的紙張及墨水，於就是流行各種「文藝咖啡



店」的事情。許多作家詩人，因為於印刷的困難，不願把他們的作品堆積存留在自己的几案上，就設法在公衆的前面，站在壇上朗誦詩作，朗誦的地方，幾乎都在各家珈琲店中，這樣就有人指俄國詩壇的這個時期，為「珈琲店時代」，這倒也是喜歡在珈琲店作座談者一個絕好的談助資料。

第三樣在我們所住的上海，還沒有這個現象，就是在珈琲店裏所雇用的侍女。凡是對於都會生活感到有興味的人們，幾乎沒有一個不喜歡游覽劇場，酒肆，珈琲店，音樂會，跳舞場，婦女的服裝店以及化妝品店，等處。他們因為在這種地方可以得人間味同感覺美。換一句說，在這種地方可以使人們得到異性方面的情感的滿足。在上海，珈琲店雇用侍女的風氣還沒有開放。在日本，大震災之後珈琲店突然繁昌起來，在東京，大阪，京都，橫濱，名古屋各大都市，幾無地無街沒有珈琲店。銀座最繁昌，有「珈琲林」之稱。著名的有松月，千疋屋，資生堂，佐佐木，臺灣

吃茶店，富士，不二屋，蘭亭，珍紅亭，陶陶亭，須田町食堂，日之丸，水茶屋，蛇之目，銀座食堂，澤正食堂，等。在淺草有聚樂，新杵，世界，辨天，廣養軒，石村，鈴關，蝴蝶亭，春秋座等。在神田有金之星朝日，長勢軒，池國，露月等。及其他各大都市，合共百數十家。據確實的調查，各珈琲店殆都雇用下女，致竟有人發起開設雇用男僕的珈琲店，冀以號召攬客者。「騷人」雜誌編者，在「現代珈琲號」裏向讀者所提出的三條質問，其第三條為「珈琲女給是非」，徵求讀者對於珈琲店雇用侍女的意見。揭佈有七十名家的答案，贊成與反對各佔半數。贊成者的理由大都以侍女為時代必然之產物，現代人之興味專集傾向，婦女新職業之發展等。反對者則以為侍女即私娼，青年墮落與風教淫靡之媒介等。間也有不置可否者，如橋爪健氏關於第三質問的回答，為「是是非非主義」六字。我們現在也不必參加對於任何方面的偏護，因為在我們所住居的上海，這

最近暴流行於島國的刺激物，還沒有蔓延過來，離開討論這個問題的時機還很遙遠哩。爲了這層原因，所以我也不想把「騷人」的「現代珈琲號」來爲讀者介紹了。而且「現代珈琲號」裏所載的作品，也只是幾篇沒有什麼特別見解的隨筆文字，比較的還是松崎天民氏的「現代珈琲大觀」寫得稍有精彩興味。懂日文者不妨去把原文細讀一下，不識日文者，不如還是到珈琲店裏去喝杯 *Café a la Vase* 或 *Ice Green Café* 罷。

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談 座 辨 別

郁達夫與一女侍

依我私人的文學趣味而言，郁達夫先生的創作小說，我不但不很愛讀，而且老實說，竟有些不敢恭維。雖則我是一個被人家稱爲「很虔敬的天主教徒」但自信至少我已很虛衷地讀過周作人先生爲「沈淪」做辯護的一篇關於不道德文學的說明。我是素來很信服周作人先生的言論者，我對郁達夫的那本初期創作，（直到現在，時常聽見人家說郁達夫的最好的代表作品，還仍舊是他的處女作「沈淪」。）並不認爲不道德的小說，我也並不是純粹因爲不喜歡讀他作風改變後的「二詩人」一流的創作，就此不敢恭維起來。我所以不喜歡達夫創作的理由很簡單，就是覺得在他作品裏

賣弄作巧的地方太多。我與郁先生雖沒有什麼多大的交情，但是我爲純粹文學趣味上的不同見解，很想進幾句逆耳之言。

近來頗有些人除了少數與郁先生有成見的人們，專好在雜誌上用文字來攻擊他以外，的確對於文學有修養的讀者們，都不滿意於郁先生的作品。他們以爲郁先生的創作是屬於頹廢派的文學，甚至於有鄙蔑不屑齒及者，我也不用代作者來辯白。但是，單據我私人率直的管測，郁先生的作品處處似乎極富於頹廢派的氣息，他自己也好像承認過他的小說爲他自己頹唐生活的寫照。其實，我却承認他是如田漢先生所評稱的「一個偽惡者」，他何曾是一位真正頹廢派的文人？在他一切作品中，處處反映出他「中年之悲哀」「孤寂」與「懷家病」的憂鬱情調，能運用極流利生動的文字，把他平日內心的苦悶，隨時抒寫給世人看。他的確在某個時期內把他鬱積在胸襟的煩悶牢騷，像奔流一般地熱狂急衝到外面來，這或許是郁

先生的創作所以能得到成功的原因之一吧？處於惡劣環境化零氣之下的一般中國文人，決不止單是郁先生一人，既然處處遇到碰壁災殃，又被文學國土裏的法利塞人四用包圍着，他們靈魂的苦悶，不言可喻。於是最後的結果，自然會潰穿到極端的一條路上去。不是厭世自殺，便是沉湎到酒色上去。我雖不敢假定郁先生就是有這種世紀病的文人之一，因為我自知是不很了解郁先生之爲人，可是我敢推想也還不至於窘迫到這樣的地步。他的生活，無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並不見得逼受種種高的壓迫。他也不必做出像陀斯妥以夫斯基一般描述窮苦，更也無須去寫沉湎酒色的頹唐生活。假如沒有借助興奮品來刺戟衰弱神經的必要，何苦欲去學抽鴉片？假如沒有發洩性的苦悶之必要，也何苦欲到娼妓那裏去覓歡？假如沒有借醇酒咖啡一類刺戟品來忘却暫息的煩悶苦鬱的必要，自然也不必去學飲酒，所謂頹廢派文學的作家，他們的生活不一定要裝做出頹荒唐的情狀。我最



嫉恨一般不會喝酒偏知酒味，不懂音樂，偏會知音的虛偽者。我深希望郁達夫先生沒有走上這一條歧路上去。

我私人最愛讀的，是有上進精神的文學作品，更愛讀充溢有作者忠實真情的作品。凡是有賣弄聰明，矯作技巧的東西，都不願讀。那些作品，無論再熱狂到如何地步的情感，豐富到如何地步的色彩，假如忘却了同情 *Sympathie* 的一點，決不會成功一種第一流的作品。郁達夫先生的幾個創作小說，似乎也都犯有缺乏同情心的一點，於是未免有許多似乎失却真誠忠實的地方。在「日記九種」這一本關於他的生活紀錄裏，有許多地方，使我讀了有些失望，不知不覺地對於郁先生的作品起了許多懷疑，特別是關於「賣弄」與「矯作」的兩點。

但是，憑良心說，我對於郁先生的私人生活與他努力於文學的工作，都表示十分的同情與尊敬。現在不說他的創作內容，單是講他以一位年纔

三十餘歲的文人，已出了全集四五冊，質量方面，的確可以驚人。但是我要恭維的，是郁先生最近來與魯迅先生合辦「奔流」月刊的努力工作，我們也不必去追問辦這個雜誌的目的與動機若何。至少這是一種有功現代中國文藝的需要事業，有他們兩位肯出來擔負仔肩，終是值得讚美敬佩的事。

現在，我要在這裏特別介紹一篇郁達夫先生舊譯的一篇文章與一首詩，爲我私人在郁先生譯作最愛讀的一篇。題目叫做「一女侍」，刊於去年十八卷第八號的小說月報上。原作者爲英國喬其麻亞 George Moore，描述一個被運命播弄的一個咖啡店女侍的故事。在這幾天的上海正鬧着咖啡店潮流的當兒，凡有珈琲趣味者及一般喜歡享受異國情調的文學者，都應該咀嚼這篇可歌泣的生動的故事。我也懶得敘述該篇的梗概，就節抄幾段最精彩的地方在後面，想爲沒有讀過該譯文全篇者所歡迎的吧？即使已讀過的，也不妨重新來溫嚼一遍。

「在聽完戲後，想尋些短時間的娛樂。艾兒佛，姐伐喇小姐和我三人，終於闖進這一家珈琲館。我本來想，這一個地方對於姐伐喇小姐有點不大適宜。但是艾兒佛說，我們可以找一個清靜的角落去坐的，所以結果就找到由一位瘦弱的女侍者所招呼的地方。這一位女招待的厭倦的容顏，幽雅的風度和瘦削的體沿，很優美的在參加談話，只有像電火似的一射閃中間，流露出羨怨的意來。彷彿在說她自己是女人中的一個大失敗，而姐伐喇小姐是一個大成功。……」

「一個在達勃林（愛爾蘭）禮教中養大的女兒。受了運命的播弄，被遷到一個極邊的珈琲館。……」

「這是和我不相合的職業，但是我有什麼法子呢？我們生在世上，不吃究竟不行，而此地的烟氣很重，老要使我咳嗽。」（這是女侍者對我們說的話。）

「我就把注意的全部都注在一個可憐的愛爾蘭女孩子的身上。她的癖症，她的古式的紅裙，她的在縲摺很多的長袖口露着的纖細的手臂，却引起了我最無窮的趣味。照珈琲館裏的慣例，我不得不請她喝酒。但她說，酒是於她的身體有害的，可是不喝又不好，或者我可以請她吃一碟牛排，我答應了請他……我一邊在和她說話，一邊却在空想南方，在橄欖與橘子樹的中間，一個充滿着花香的明窗而坐在窗畔息着的，却是這個少女。」

「艾兒佛和姐伐琺小姐立起來要去的時候，我彷彿是從夢裏驚醒過來的樣子。艾兒佛就笑着對姐伐琺小姐說，把我留在珈琲店裏，使和相識的女朋友在一道，倒是好事。我雖則很想留在珈琲館裏，但也不得不跟他們走出到街上去。……夜深人靜一個人在馬路上跑，却也有點悲哀。我並不再向那珈琲館跑，我只一個人在馬路上行行走去，心裏儘在想剛纔的那個女孩子。一邊又在想她的一定不可避免的死，因為在那個珈琲店裏，她一

定是活不久長的。……那一天晚上，詩意衝上了我的心頭。第二天早晨，繼續了做下去。……

「只有我和你，我且把愛你的原因講給你聽，

何以你那倦怠的容顏，琴操的聲音，

對於我會如此的可愛，如此的芳醇？

我的愛您心誠意誠，渾不是一般世俗的戀情。

他們的愛你，不過是爲你那灰色的柔和的眼睛；

你那風姿婀娜，亭亭玉立的長身；

或者是爲了別種痴念，別種邪心。

但我的愛你，却並非是爲了這種原因。

.....

我愛着夕陽殘照的風情，

我愛看衰颯絕人的運命，

夕陽下去，天上只留存一味悲哀的寂靜。

可憐如此你那生命也要消停……

我要把你死前的時間留定。

我的愛正值得此種酬報，我敢聲明，

我雖不曾愛過任何人，

但我今番愛你，却出於至誠的心。

我明知道爲時短促，是不長久的柔情，

這柔情的結果，便是無限的淒清。

.....

最可憐，是我此時情。

看了你這般神色，便不覺百感橫生，

像一天陰悶的天色，到晚來倍覺動人，

增加了那種沈靜的顏色，驀然間便來了夜色陰森。

如此幽幽寂寂，你將柔和地睡去，我便和你永不得再相親，

我將悲啼終夜，顆顆大淚，流成你臉上的斑紋。

.....

你已離去了一切卑污的慾念，正像那顆天上的明星，

她已向暮天深處，隱隱西沉，

死是終無所苦，唉，唉，我且更要感謝死的鬼神。

.....

「啾啾的念着詩，我一邊就急到那家珈琲館去，找了是在她招待的一張桌子上坐下的時候，我就在老等。但是等了半天，她却不來。我就問邊上的一位學生，他告訴我以她的病狀，他說她是沒有希望的了。……她是

已經差不多沒有血液在身上了……我覺得周圍的物影朦朧起來。……

「二十年過去了，我又想起了她。……使我這只見過她一面的人，倒成了一個最後的紀念她的人。……」

抄上面這些詩文字，我沒有別的意志，只是念念不忘地紀念着那位被運命拋送到巴黎拉丁區珈琲店裏鬱病少女。如果我們有機會到法國的時候，應該到魯克散蒲兒古公園附近的那家珈琲店裏去坐一下，憑弔這位無名不相識的一女侍，纔算不辜負了喬其摩亞先生的抒寫他的生活回憶一段的熱情。假如你也是一位多情的詩人，在走向巴黎拉丁區訪問這家珈琲店之前，最好請先向現尚健在的喬其摩亞先生，打聽清楚那家珈琲店的牌號，與她生前招待的那個座位。寫到這裏，我又突然想起「珈琲店之一夜」的作者田漢先生，在最近答日本谷崎潤一郎的信末的一段話了：

「上大阪去喝酒時請千萬致意那情熱的 Chisako 去年歸國前一日  
「珈琲店之一夜」是我容易忘記的。她在那紅燈之下，綠酒之傍低聲



訴說，她在那店子裏一兩年間雖日與羣客相對，而所得的祇是莫名其妙  
「寂寞」與「悲哀」。咳，谷崎先生，這正是我這幾年奮鬥生活的結論啊。」

唉，唉，田漢兄，這正是我們人類永久奮鬥生活的結論吓。

昨天看見報上南國的廣告，知道田漢先生正發起創辦書店附一精美的  
珈琲店。「……訓練懂文學趣味的女侍，使顧客既得好書，復得清談小飲  
之樂。……」，我極希望這種文藝的珈琲店，能早日籌備就緒開幕起來。

最後對「一女侍」的譯者郁達夫先生。謹致我私人十二分的感謝。因  
爲我不識英文，本來就沒有讀喬其麻亞的文章的資格。現在有了郁先生的  
譯文，竟使我也鑑賞到了這樣一篇好文章與一首美妙的詩，而且更助進我  
到珈琲店去的意興趣味，安得不表示我由衷內發出的感忱。寄問郁達夫先  
生，什麼時候得空，我很誠意地預備請你到你最喜歡去的珈琲店裏喝幾杯  
濃郁的珈琲。千萬希望你不要因了我這篇率直的文字，而不肯賞光呵。

十七年八月十日，從靜安寺路 Federer 珈琲店回後寫完。

# 創造社訪問記

八月二十九日的下午，在良友公司編校完了第二十三期藝術界周刊，正想到法國公園去逛一下。忽然從外面走進了包羅多與史維羅兩先生，他們都想去看看郁達夫，於是大家走出良友公司，徒步走向靶子路去。

剛踏進平滑整潔水門汀地F T里，看見從第五家門口走出一個穿短衣褲的少年，手裏拿了一把茶壺，從他一副平正的臉，細小的眼睛與一個粗大的鼻子望上去，知道這就是茫茫夜中于質夫的替身郁達夫。他也看見了我們，笑容可掬地同我們招呼，迎接我們到隔壁一個門口，走進一間精緻的小客廳裏去坐。

他一面喚樓上的傭婦下來沖茶饗客，一面同我們隨意搭訕，因為彼此都已有相當的交情，所以不再問長說短。劈頭第一句，我就問他道：

——×先生來看過你沒有？

——沒有。

——昨天晚上，我到他家裏去，他問我你寓所的門牌，說要來看你，

問你討債。

——討什麼債，阿是要我做稿子？

——不是吧。他說你以前曾答應送他一本的全集第一卷「寒灰集」，現在已出版了好久，還沒有送給他，所以要問你追討。

——原來如此。

——我們今天來也想問你討一本。

——可惜現在手頭一本都沒有了，等一會同到創造社去拿罷。

——「好好，」我們三個人同答應，好像歌劇中的唱「衆唱」Chorus一般。

——你近來大約很努力於著作吧？——包君問。

——是的，自從我卸了創造社的責任以來，外間來問我要稿子者日有數起。最近替朋友們的作品作了四五篇序文；爲良友公司出版的某某兩雜誌寫了幾篇論文與小說；爲日本新出版的「大調和」雜誌編了一期「支那號」；此外還把我的舊稿，像日記一類，歸給幾家書局出版，先抽到了幾百元錢的版稅。

大家聽了都露出很羨慕的神情，包君老實不客氣地說：

——你的本領真強，叫人非常佩服。那麼這一來，你的生活大約可以安定了吧；可以賣文度日子，旁的事情也不用再去幹了。

他聽了，一語不發，好像別有所思，忽然外面進來了一位客，這是已

久不見的鄭吻冰君。

我接着問達夫道：

——你每月平均可以有多少收入呢？

——平均有二百元錢左右。只要每天不很吃力地湊寫一些東西好了。

——咳！包君嘆了一口氣，這個數目當然不能夠話伊壞。但是與歐美著作家比較起來，相差得實然太遠了。在中國做了一個文人，真也倒霉。他們西洋的文人，尤其是在美國，著作等於工業製造品，五卷十卷一大批的出版，真是多麼迅速容易。一個不很知名的作家出起全集來，說是好幾十帙卷。他們著作有打字機器代勞，不像我們要一個字一個字好像畫圖案畫一般地用手寫的。但是所得到的酬報，又是論每千字幾元錢計算的，在中國，我想沒有幾個著作家可以靠賣文度活的吧？

——有是有的，不過是很少數的吧。即就近日最得讀者歡迎的張資平

氏而言，他每年大約可以抽得版稅五千多元錢。還有魯迅氏，他一年可坐享抽版稅一萬餘元。……

大家都大吃一驚，異口同聲喊起來道：「有這樣一回事麼？」

包君接着道：「願諸位在座的仁兄，大家努力！」

大家又「言不及義」地談了許多天。鄭君先告辭了去，我們四人，也一夥兒出了T F里，搭乘電車到創造社新屋子去。

在橫浜橋下了電車，北行至麥拿里，郁君在前領導。麥拿里住的大半是異國人，所以收拾得很清潔，地上也沒有垃圾破紙盒水菓皮一類的撈什子。而且地點很幽靜，走經過幾人家門口的時候，隱約聽得一陣陣從蓄音機放出來的音來，我們大家不禁讚美了幾聲。包君說：

——要是這裏住了不知趣的中國人家，只消有一隻胡琴嘈雜地拉起來，就可以叫里內所有的異國房客，搬走得一個都不留。」

厲行的史君，破了他的靜默，也插言道：

——不要再說起那怪討厭的東西了。我有個朋友。他的家也住任一個弄堂裏。前面後面旁邊有三個窗口，一朝到夜只聽見拉胡琴夾雜唱着，「小放牛」「椰子調」……一類的歌聲樂聲。像那樣的地方，怎樣住得下呢？我們一面談話，一面踏步。霎間看見前面有一座紅磚洋房，牆壁上掛着一塊「平野屋」大招牌。郁君走到隔壁一家門口就停住肅我們進去。

仰頭一看，一隻蛋圓形的電燈上，漆着「創造社」三個黑字。這是一座三樓小洋房，建築還很壯美，外面有一個小空廊，望得見長形的百葉玻璃窗。拾級而登，門口站着四五個人，中間只認識兩位，胖長的王獨清，與瘦短的成仿吾。

走進發行部，看見中間安放着一隻方寫字檯，旁邊二面有幾隻書架子，雜放着許多顏色封面的書本雜誌，牆壁上貼着幾張很觸目的新書圖案廣告。



包君一看見王獨清君，就說：『我每一次見你，就每一次覺得你比上次更好看。』

——幸虧你不是女子。王君笑着答應道。

——如果我是女子呢？

——那麼怎麼樣？

——我一定愛你。

——哈哈。

大家隨便無拘束地談話，旁邊站着成仿吾君，那天我還是初次見面，雖沒有人介紹，但是我早已在相片上認識了他。據後來包君告訴我，成君文章罵起來是最厲害不過的，但是他同人家談起話來，也是特別地和氣虛懷。可惜他的話，人家不容易懂，他呢，見了無論誰只要能夠話得相契的，不管你懂不懂，他總是滔滔不絕操着湖南音的國語對你談話。

還有一位赤着雙腳拖了草鞋在室中徘徊踱走的青年，很引起我的注意。後來知道這是成仿吾君的姪兒成紹宗君，他新近同張人權君譯成了阿爾封斯都德的「磨坊文札」，已由創造社出版。

包君的談鋒，專門集注在王獨清君一人。他稱讚王君的詩道：

「你的詩的確好，並不是我當面恭維，『聖母像前』可以說是民國十六來以年第一本詩集。」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死前」，還要請諸位指教批評。

話猶未了，郁君已從書架上拿了幾本「寒灰集」，授給我們每人一冊。他對我說：「請你做篇介紹。」

他又回頭要求包君等也寫一點批評。在藝術界周刊或其他雜誌上發表。

剛接受了「寒灰集」，未及道謝。王君也把他的新詩集「死前」，送給我們，授書時他特別聲明道：

——裏面的插畫是倪貽德君所作的。

郁君回頭對創造同人道：

——以後我們有新書出版時，應都送給他們，請他們替我們登免費廣告。

——好，好，我們極歡迎各位替我們吹噓。王答應道。

他隨手又在書架上拿了兩本新書：郭沫若譯的英國高爾華綏的「法網」，與穆木天的詩集「旅心。」他指着「旅心」道，「外邊知道這本書的還不多，務請你們要特別地宣傳一下。」

這時樓上走下一個穿汗衫背心黃褲的青年來，過來與我們緊緊地握手。來者就是尼特君，他第一個招呼我道：

——張先生，你也來了，好極了。

——你現在就住在這裏麼？

——是呀，就在樓上。

——我們同去參觀你的新房罷。

一層樓梯響，我們到了二樓，瞥見有兩間佈置很精緻的書房兼臥室。大約成君等就住在這裏的吧？更上一層樓，扶梯變成狹窄了，梯盡就走進屋頂的氣樓，滿屋堆滿了幾大疊的書。旁邊放着一隻臥榻，榻的對面牆壁底下放着三幅油畫，這就是尼君的臥室了。

「這裏大有「波希米亞人」中畫家羅道夫的住屋的風味。」我笑對倪君說道：「可惜缺少了一個米米 *Mimi* 來作你的伴侶」。

「這裏並且有許多圖書可恣君翻閱，看了一遍不妨再看一遍，要看看多少遍，就有多少書。」史君也講起笑話來了。

「這個房間也不能話伊壞，只要收拾好了，就很舒服。」包君說。

五分鐘後，我們一同下了樓，在會客室裏小坐了一會兒。王獨清問包

君道：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仍在城裏，在YZ園對面。

——什麼園？

——YZ園，也可以算是個花園的YZ園。去年你不是來過一次麼，臨走時還留下一個聖迹哩。

大家不懂什麼意思，只有我與包君史君三人默會，相視作微笑，包君還問王君道：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在SD里。

——你們那邊住的人材很多吧？所有文壇星宿都聚在一起了。

——那裏來這樣許多人材？那邊只有我一個人住，沒有什麼旁的相識

者。

——你一個人已經很夠了，包君立刻改正說過來。

——你正會講話！王君笑答道。

大家聽了，都笑起來。那時因為天色已晚，我們都很高興地走出創造社。我腋下挾的皮包又膨脹起來了，增添了許多重量。同行五人，加入了送行者尼特君。

十六，八月，三十日。

# 聖奧斯定的懺悔錄

紀念千五百年前一大文豪的誕辰

「爲了要忘却自己的盈筐滿篋的罪狀，

便祇是翻讀著人家懺悔錄。……，」

——邵洵美「火與肉」

從壁上掛的週年瞻禮單上，知道本月二十八日（今日）爲聖師奧斯定 Saint Augustin 主教的誕辰。聖師是天主教中的一個專有名詞。廣泛的意義，即指紀元初跟從耶穌傳道的十二位宗徒，所謂「首先爲師繼承聖道者也。」狹切的意義，則又可分二，一聖祖師，拉丁語爲 S. S. Patres 指



一般「承宗徒傳薪，明聖經奧義，歷格蒼老，著作宏富」的聖哲賢士。二聖師，拉丁語爲 S. S. Doctors (後世博士) (Docteur 1 詞，即導源於此，) 即指一般依受聖祖師的傳授，嗣續宗徒的道統者。但是在天主教近世的敕封名號中，往往把二者併合爲一，一概都稱做聖師。在天主教教史上，著名的聖共有八位，其中要算聖奧斯定爲最卓絕的一位。他是歐洲中世的拉丁大文學家，同時是宗教家，法律家兼藝術家。他的名字與他的代表傑作懺悔錄，在世界文獻上估定有重要的價值。一切的文學史與宗教史，時常要追憶紀錄起他的傳記與作品。二個月前在醫院養病時，得窺讀法文譯本的聖奧斯定懺悔錄，覺獲裨益不淺。現在乘舉行這位聖師誕辰祝典的機會，特地介紹這一本公開的懺悔錄。

在西方文學作品，有不少的著述是用懺悔 Confession 體裁抒寫的，有些在書名上顯明標出懺悔錄的字樣，有些用別種不相干的題名，而在內容却

仍在訴告他過去的罪狀。我生平讀書不多，為經濟時間與環境所限束，只能選讀一些法國文學的作品，特別是關於主觀的作品，像自傳，日記，書信，雜錄，以及表現有作家個人生活事蹟的小說創作。在這一切投合我私人趣味的作品裏面，我尤其最喜歡讀人家的懺悔錄。我的好朋友邵洵美君，與我有同樣的愛好：

「我讀了盧騷 J. J. Rousseau 的懺悔錄，我憐他流浪的身世；我讀了繆塞 A. de Musset 的一個現代人的懺悔錄，我嘆他的痴情，我讀了馬謫 G. Moore 的一個少年的懺悔錄，啊，這才是我理想的懺悔錄吓。」（賊窟與聖廟之間的信徒）

但是我私人並不愛讀盧騷的懺悔錄，不過爲了要知道他的生平與認識他的性格，所以就讀暴露他自己弱點與卑惡的懺悔錄。也正如我要讀郁達夫的「日記九種」爲同樣的理由。「日記九種」的記者頌揚過盧騷的作品，

「千部萬部的盧騷傳記，總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價值的永久。法國也許會滅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語和世界，也許會同歸於盡，可是盧騷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末日纔能放盡牠的光輝。」我也無須來插嘴以免貽「矮批評家」與「正人君子」之議。但老實說，盧騷的懺悔錄我仍不能愛讀，因為「要知道這部書是他五十四歲著的，（或者等到我活到了這樣的歲數，難說也會愛讀起來。）他自己曾宣言有許多少年時事，老病不能完全記憶了。」并且在懺悔錄裏盧騷對於仇家往往過甚其辭，對於自己往往要使閱者看他恰如他所願意的樣子。」（引用李璜「法國文學史」）缺乏文學的真實性，沒有使讀者自然表予同情的要素，這二個缺憾就是我不喜歡讀盧騷懺悔的唯一原因。記得十九世紀有名的匈牙利鋼琴家黎資德，曾勸穆塞去讀盧騷的懺悔錄，穆塞婉辭謝絕，表示並不喜歡這部作品，我也正也有同樣的感想。

邵洵美君所稱道的馬露的懺悔錄，英文的原本我雖沒有讀過，但是經作者自己譯成的法文本「一個英國少年的懺悔錄」*Confession d'un jeune anglais*曾在法國圖書館中見過。因為看見題名是寫着一個英國少年，我自然猜到合乎洵美胃味的理由了。因為他曾在英國過了他少年的生活，同時他是一位喬治莫露 *George Moore* 的崇拜者呵。

我喜歡的，就是這部世界懺悔錄的鼻祖，聖奧斯定的懺悔錄。而最喜歡讀的，還是繆塞的一個世紀孩子的懺悔錄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洵美譯為「一個現代人的懺悔錄」却弄錯了。這是赫爾孟 *Herman* 的一本新近作品，原文為 *Confession d'un homme d'aujourd'hui*。）同時，喬治桑 *George Sand* 也做過一本一個少女的懺悔錄 *Confession d'une jeune fille*，是對於繆塞的「一個世紀孩子的懺悔錄」而作的一個辯護罪狀。我雖沒有讀過，但深信牠是很動人的。據說喬治桑後來的戀人意大利

醫生某氏，他是這件三角戀愛案中的角色之一，因為看見繆塞與喬治桑都出了一本懺悔錄，替自己做辯護，他感於他自己也有提出供狀的必要，於是也寫了一本懺悔錄。但是當他把原稿就正於某文學家的時候，人家勸他不要付印，那本醫生的懺悔錄，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出版。

我所以喜歡讀聖奧斯定的懺悔錄，是因為這本懺悔錄，恰如鄭振鐸編的「文學大綱」裏所批評爲「……是極忠實的，他（指聖奧斯定）的人間的價值在於牠（懺悔錄）是一個十分真實的人的內在生活的不朽之圖畫。聖奧斯定是教堂諸神父中之最有權威者，然他雖是遁世者，卻仍舊是一個「人」仍舊不滅絕人的本性，適使研究他者更感得興趣。」而我所以更愛讀繆塞的懺悔錄，則因為裏面完全是他心靈病狀的表現，當他一壁執着筆，一壁拭淚公開這個供狀的時候，（這不是我私人的理想，有高倫小姐 Miss Colin 的「私密的繆塞」可資證考，）並不存着像盧騷那種「過甚其辭」

的態度，也沒有像聖奧斯定大師那樣惶恐羞愧的神形。他只是忠實地隨着筆兒，抒寫出一切過去的失意傷心事，流露發洩出他回憶中的悲哀與苦悶。他那時完全爲文學上的靈感所操縱，已沒有抵抗愁苦與失望的餘力，他也決不希望得到讀者的同情與憐憫。他也沒有存想復仇的心思，既不悔恨，也更不籲求呼號，他是純粹發於不能自主的一種潛力，使他吐露出悶壓在心靈上的悲苦。但是，能使我們後世的讀者，却不去注意他的文筆的晦澀與不工整，而會像在聽一位坐在你膝前的熱情少年，傾訴他的私密隱情一般。『在這談話裏面，處處都把他的全靈魂的顫動，或憂或喜，時哭時笑，內心的情感和外界的感受，使他那種無定的心情發出許多高低不等的聲音……由他簡潔的寫出，便分外恰切動人。這是他坦白 Sincerit 的長處，這是他特有的免彩。』（李璜「法國文學史」）總之，繆塞的供狀，的確恰如他自己所題名的一個患有世紀末疾大孩子的懺悔，是合乎我們處於

這個動搖期內同病的中國青年的讀物。我們自己創作不出一本「現代中國青年的懺悔錄」，不妨暫借他人的酒杯來澆我們的塊壘。時代的中國青年呀，莫錯過了這本世界浪漫文學的名作與大革命期的一大創作！

現在，我只談我愛讀的書之一的聖奧斯定的懺悔錄。

關於這一位「不惟為基督教的聖者，且是一個藝術家」（見鄭編「文學大綱」）的生平，在我國天主教中的出版物中，有不少關於他的傳記可供參考。在陳泗芬最近編譯的「八大聖師傳略」中，雖則所述極簡略，但很扼要中肯。不過懺悔錄一書，到現在還沒有一種譯本。在路得派的基督教（即俗稱的耶穌教）中，却有了一本譯本，譯名「奧古士丁認罪篇」，（譯者為胡貽毅君，宣統元年八月上海廣學會出版，初版原名「古聖明心」，再版於民國十二年。）聖奧斯定，原為天主教中的一大聖師，當他生存的年代，耶穌教還沒有創立，現在居然經這教中的文人譯出：未免犯了「掠

人之美」的缺德。深願天主教中的著作家，不要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起來努力整理介紹教中的文化珍籍，不致把自己家藏的寶貝，流落在外，爲人家所佔有呵。

我們可以從後面一段經過輯略又節錄的小傳裏，認識聖奧斯定的生平梗概：

「聖奧斯定者，千五百餘年前之大文豪也。生於斐洲之大高斯德貴族家，（一說三五三年，生於意大利奴米第亞之色革司脫。）長口辯，曾業律師。奧本爲陰陽教徒，迨其受感之後，始投誠於天主教。幼時聰穎過人，學問詞章雞羣鶴立。少壯時，慷慨激昂，豪俠自命，一味狂嬉遊狎，且喜與異端派人交際來往，竟捲入異端渦漩中，爲陰陽教（一譯媽你廿五黨）徒。其母莫尼加痛己子之誤入歧途，旦夕悲啼，再三勸懲，無濟於事，放蕩狎邪如故。年二十五，志切功別，欲往羅馬名城遊學，母不捨，不告



而別。至羅馬，交遊廣大，博學有聲，擔任教授文學科於美地奧拉，時遇京都大主教聖師盎博羅削，（天主教八大聖師之一）聞其演說，讀其著作，見其爲人，大有反正之意。一日有友人，談及聖安當（法郎士著的「黛絲」中，有關於他苦修的描述）隱修之苦工。奧即思及文學之於德行，無連帶關係，才自爲才，德自爲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未必有德，然才者末也，德者本也，重嘆息之。一次偕往小園獨步，忽心神擾亂，叢茲難安，忽聞空際發聲曰：取讀，取讀。駭甚奔赴友人處，見台上展有一書，係保祿宗徒書信，奧注目誦之，「毋恣酒食，勿溺愛肉身循於不義，惟仰法爾主耶穌，」寥寥數語，使之豁然醒悟，求洗信教，時年三十三。莫尼加愛子心切，見奧歸正，心靈大慰，至於流淚。其母去世後，專心修道升爲司鐸，（神父）著書立說，駁斥異端，聲名大振。復榮任爲主教，在任三十六年，寄世七十有六。時在四百三十年，每年贖禮，定於八月二十八

日舉行。」（參照「八大聖師傳略合編」及「奧古士丁認罪篇序言」）

聖奧斯定的懺悔錄從文學的眼光去估定他的價值，是「具有很活潑的想像。牠的文句，常有些流入歐洲各國的文學裏成爲常用的文字。」（見「文學大綱」）因爲他「（精於修詞學，故字裏行間，時有纏綿不盡之致，委婉曲折，不稍隱匿。）」可惜在中國的譯本，用了死呆的文言翻譯的，而且完全出於宗教傳道文字的型模，看了使人乏味。我可惜沒有讀過拉丁文的原本，但是讀法文譯本時，還能咀嚼出這本拉丁名作原有的風味，不得不使我們承認牠是拉丁文學中的一大傑作。

要是從宗教的眼光去觀察這本懺悔錄的話，那的確是宗教的一大金書；與多馬斯根庇的「遵主聖範」有同樣的價值，可以列在聖經之後的兩部傑作。這一部唯一萬世不朽的懺悔錄，常可以得到永久的各時各地的讀者。著名的近代德國學家 P. Van der Meer de Walcheren 在他日記裏寫

道，「我們讀聖奧斯定的懺悔錄，我很受感動地看見這一位聖者，在他尋獲至高信道的和平之前，經過了許多相同的疑慮憂困，與象我一個近代人所感受的一般無異。」這是為我們的現代人，是怎樣的一個人道文獻。多麼細緻的心理寫述，多麼動人的忠實的記錄，無論教徒與非宗教徒，都值得手置一篇誦讀的。

中譯本的聖奧斯定懺悔錄，即「奧古士丁認罪篇」並不是全譯本。查 Dom Lou's Congard 氏的法文譯中，雖其中也有不少節刪的地方，但全書共分十三編一百五十三章，中譯本則「是書共分十編，自述其幼年時，以迄三十三歲所經歷之事迹。」奧斯定懺悔錄的內容，可以看每編的說題梗概如下：

第一編 承認天主的偉大及寬容，致述作者十五歲以前過去耽遊戲不愛讀書的事迹。

第二編 十六歲以前的事蹟，如停輟學業，放縱嗜好，與奸邪為伍，且犯偷竊的行爲。

第三編 從十七歲到十九歲時，在喀太基讀書，受着不學的誘惑，乏味讀聖經，信從陰陽教。

第三編 十九歲以後九年的事迹，悲悼良友死亡，從事文學與藝術的著作。

第四編 二十四歲，研究陰陽教教理，往羅馬米蘭二城教讀，遇盎博羅削主教。

第五編 三十歲，研究天主教教理。

第六編 對於天主教教理的懷疑，研讀聖經。

第七編 奧斯定一生的大轉機，棄異端派學說，正式信從正教。

第八編 潛心修道，遇母，對於母愛的回憶，母亡及善後。

第十編 對於過去三十三年的生活，作一總懺悔，頌揚宗教的奇妙，與天主的偉大及慈愛。

奧斯定在懺悔錄中，追寫他對於「母之愛情」一往情深，可以使天下的離家游子，讀了泣下沾襟，是一段極生動可泣的故事。古今來有許多的文學與藝術作品採取着這「母與子」的事迹做題材的。

統觀聖奧斯定的懺悔錄全書，可以說這不是一本純粹的懺悔錄，懺悔詞的法英二國文字爲 *Confession*，有供狀的意味。在天主教中譯作「告解」「悔罪」「神工」……等，在耶穌教中則習譯爲「認罪」，「明心」……等等。在普通翻譯界中，喜沿用日本的譯詞「懺悔」或「懺悔錄」字樣。但是在聖奧斯定筆下的 *Confessio* 一詞，却解作「讚頌」「祝詞」*Conange Benedictio*，的意義，並不能當作一般的認罪供狀解。這是一篇很冗長的獨語 *Morologium*，一個靈魂直接面天主的祈禱文。

最後再重說一番，我是愛讀聖奧斯定的懺悔錄，因為牠是一張十分真實的人性內在生活的繪畫。作者是一個「人」，有不滅絕的「人之本性」的。他的真實作品，只要有真實的人心者，都會愛讀的。但我更愛讀繆塞的懺悔錄，這本傑作在宗教上當然沒有什麼價值，但是我仍舊喜歡讀，因為牠是純真的懺悔錄啊。

談 座 非 加

世紀病與懺悔錄



洵美：

剛纔在藝術界上看見你給我「一封關於懺悔錄的信」，你這封公開的信，使我得到雙倍的快活。第一因為這是關於文學的討論，第二，尤其因為你的好記性（抄Mansset一封信的開頭語）重新喚起了我對於傾倒繆塞的熱情。你在信末寫着有「你說對否？」四個字的問句，我現在不怕你受麻煩，隨筆答寫幾句。

我把繆塞的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直譯為「一個世紀孩子的懺悔錄」，你引為還不十分滿意，理由歸作三點：一「世紀孩子」應作

何解釋？二原文有無別的意義？三「懺悔錄」應譯為「供狀」。

查前面的兩點，從你的筆法看來，只完全在解釋「世紀孩子」的意義，但並不提出不滿意於這四個字的所在理由。既沒有說出「世紀孩子」四字為不妥，更不擬定出一個較滿意的譯名，這不但不能當作「不十分滿意」的理由，而且很有隱晦費解的意味。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在討論「世紀孩子」的譯名呢？還是只作一番考據的解釋？

假如你是嫌我譯的「世紀孩子」為不妥，那末希望你提出所以「不十分滿意」的理由，同時擬定另一個較滿意的譯名。假如你只是考證「世紀孩子」原文的意義，那末請看下文罷。

繆塞這本作品題名的意義，依我私人的則見，應當作一個染有「世紀病的孩子的懺悔錄」解。原題中Sécle一字，本來的譯義即為「世紀」。但是這裏的「世紀」，決不單是指示那為便利於歷史上劃開時代的一個名

辭，而是一個文藝專門名詞「世紀病」的縮句。關於「世紀病」一語的來源，可參看廚川白村「近代文學十講」中的「近代生活」與「近代之思潮」二講。

「無論什麼時代，多數的民衆，都是很寬心的，因為單是思想的問題，是不能夠動搖他的。一旦到了衣食住的問題，各人就都吃緊起來了，到這個時候方才現出顯明的裏化情調來了。有許多人，把這個情調叫做「世紀末」Fin de siècle 所以取這個意思，是指近世紀末的時候，這種情調要算是最著了。從十九世紀到了二十世紀，這種情調，直到現在依然是共通普遍的。祇有在十九世紀，劈頭有了法蘭西革命，：從法國革命起，這一世紀間的活動，更形紛糾雜錯，文明也達到爛熟的極頂了。到了世紀的末造，就呈出一種特別現象，從這樣看起來，「世紀末」的話，覺得很有意思了。好像一世紀要在這最後的末日，算一算總賬，於是鬧出很忙的樣子來。……

「根本自然科學的近代文明，排斥種種理想危害道德的標準，連宗教信仰也要動搖了。於是乎不安動搖，爲一代的情調。一面有厭世悲觀的聲，同時懷疑苦悶，是不免的現像了。這個懷疑厭世的風潮，從十九世紀之初，西歐各國的民心，都有這個傾向了，人都叫他是「世紀之痼疾」  
Le Mal du Siècle o……」

據上看來，十九世紀的初葉，煩惱的情緒，却是歐洲一般人心的傾向。這種由人心所起的憂鬱，帶着一種疾病的性質。這種性質，不純是個人的疾病，亦不僅是國民的疾病，並且有同宗教的狂氣相混的性質，這種人世的憂鬱，就是所謂「世紀病」了。這種「世紀病」的病狀是這樣的，「我們自己的精神與肉體，被最後的煩惱所束縛，……既不容易同現實的環境調和妥協，而內在靈敏的騷擾與衝動，又不能構成明確的現象。他的渴望的衝動，更不容易治愈，到了後來，就永久懷抱着憂鬱與悲痛，覺得

自己常常在黑暗世界度日了。」（參見殷師竹譯「琵琶詞侶」）你所嗤爲痴情的繆塞，他就是染有這種世紀病的一個大孩子。

你所借引的史文朋在「繆塞與丁尼孫論」中的開始幾句話：「……那些誕生在十九世紀的嬰兒期或是孩童期的大作家。」這裏所謂「嬰兒」與「孩童」當然是指一世紀中的初葉與中葉兩個時期。但是，我真不透你的寓意所在，你是單解說「世紀」二字的意義呢，還是比較「孩童」期與「孩子」二者的關係，而證明有另行的意義？再不是，或者你仍舊是在表示對於「世紀孩子」四字合在一起的不滿意吧？希望你清楚告訴我一聲。

史文朋的那一段話，當然很有耐尋味的風趣。但是我們須注意，史文朋是擅於舞文弄墨的，他的筆下，常有似乎矛盾而實含蓄有深意的辭句。他的詩文我雖則一篇都沒有拜讀過，但是像這樣的講譚：「喬治桑不大像一位紳士，繆塞也不很像一位少女。」未免有些撲朔迷離，叫人家摸不着

頭路。這個預防的警告，爲你當然是不需要的吓！

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我私人對於「一個世紀孩子懺悔錄」的見解，並沒有錯誤。這個證據就是繆塞這本作品的開端的一章的自供：

「爲寫述他的生活史，應該先生活過，猶如抒寫我自己的生活史一般。

「受了一種生理上很劇重的疾病底刺戟，在年紀還很輕的時候，我現在敘述我在三年中所經歷過的事迹。假如我單是一個人害病，我可以一個字不提。但是因爲有許多別的人們正同我患着一樣的病痛，我爲他們寫述這些事迹，也不去求問他能否將引起他們的注意。因爲，在喚不起一個人注意的境狀中，我仍將收回我的話的結果，讓我療治我自己的來得更好。而且，猶如被陷在羅網裏的狐狸一樣，我將咬我被囚的脚。」（「一個世紀孩子的懺悔錄」第一章）

在第二章裏，繆塞用了近一萬餘言的文字，敘論一八一四年左右全歐一般人心動搖的景象。他歸結「一切當代世紀病 *La Maladie du Siècle* 的起源有二：·一般經歷着九三年與一八一四年之人民感受到兩個創傷在心裏，以前一切所有的都不再有了，一切將有的都沒還有來，不必再向別處尋我們的病苦秘密了。」他寫這本懺悔錄時，對於未來世紀的人民，實具有無限的羨慕與希望。

第三章，就是書中主人公在他的情婦宴上，發見了一個意外的刺戟事的敘述。就是這篇洋溢着生動美麗，傷感悲哀情調的生活史的開場。爲一切爲你所早已讀得爛熟的了。用不着我再在你面前饒舌。

至於你所說的 *Cofession* 一字覺得有些地方實在不能把來譯成懺悔錄，因爲懺悔的性質，差不多完全是含有「悔過」的意思。以天主教中的懺悔而言，則是藉以排遣胸懷中蘊藏的煩悶，或是希望上帝能寬恕他的罪惡。

但觀馬講的 Confession of a Young Man 則既沒有蘊藏的煩悶要排遣，也沒有罪惡要求上帝代他負擔，那麼，我們什麼能叫他「懺悔錄」呢？所以你就主張把 Confession 譯為「供狀」了。

在我的私意，以為把 Confession 一字譯成懺悔錄為再妥切不過的了，讓我也來賣弄一番字義的考據工夫罷。

法文 Confession 一字，有兩種意義：一為「事迹的供認」，在宗教則作「在神父前的罪惡供認」解。二為「公開的宣言」，例如一五三八年間，路得派基督徒遞呈於德皇五世的信仰宣言，就是在歷史上很著名所稱的 Confession d'Augsheng。要是把他翻成爲中文起來，那就有很多的名詞可以應用。像什麼「自白」吓，「供認」吓，「供狀」吓，「罪狀」吓，「宣言」吓，「告解」吓，「悔狀」吓，「解罪」吓，……不勝枚舉，但最確切的莫如「懺悔」一詞。



「懺悔」一詞，本爲佛家語。梵名懺摩，其義如悔，合而言之，名曰懺悔，乃伏罪自新之謂也。（見「辭源」）現在加用宗教的意味去應譯 Confession 一詞，當然很覺得妥切的了。

但是假如以文學的意味，我也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聖奧斯定的懺悔錄原來都是採取宗教中懺悔的意義。至於此外像繆塞，喬治桑，托爾斯泰，丁尼孫，盧騷，馬藹，赫爾孟：諸人所抒寫的 Confession 雖則都並不是「希望上帝能寬恕他的罪惡」，誠如你所說的。但是，我却深認這些都是他們或伊們「藉以排遣胸懷中蘊藏的煩悶」的文學傑作，單從這一點上看來，就譯成爲「懺悔」想也沒有欠妥的地方吧？而且退一步想，即使他們的確並不都在希望得到天主的寬恕，也並不希望得到讀者的表予同情與憐憫，但是他們在下筆的時候，一定是抱着非宗教式的一種慚愧，或誇豪的心理。他們憑他們的好記憶力，把回想中的一切個人在生活上體驗

的事迹，無論失意或得意，歡喜與悲痛，像宗教徒的在教士前赤裸裸的披露供認。因為他們的供狀，是必帶有這樣的心理狀態，所謂「念已往之不再，知來者之可追」者，而且既然抒寫在紙上，那是為公開於世界讀者之前的，像這樣的「供狀」，換上「懺悔」一字，想也未始不可以的吧？

但是我們仍舊本乎尊重個人的自由，並不堅強你廢除「供狀」改用「懺悔」，因為至少在你的「火與肉」初版中，你已把 *Confession* 譯作「懺悔錄」的了，等到你這本大作將來再版時再看吧。

我的回憶一葉

法蘭西近代大文豪阿那托爾法郎士寫他所回憶的幼年時代的一部（我友之書）的第一分（比愛兒之書），已由徐蔚南兄譯出，收在他編譯的（法國小說集）裏面了。（比愛兒之書）八篇短文的新鮮的題目，和裏面許多美麗的幻景，我都依稀彷彿地記憶不清了。可是譯者這三言兩語的序言，倒還常縈在我的腦際：

「回憶這件事是最有趣味的，尤其是回憶幼年時代，因為過去的舊夢，不論甜的苦的，與現在我人的生活相較，趣味之相差有多大啊！」

當我讀羅曼羅蘭的（若望克利司多夫）第一部（黎明）（清晨）（青

春），同盧梭（懺悔錄）初卷的時候，我的心絃，總被那兩位作者童年生活的情狀所緊張着，撥動着，於是我也常想去咀嚼我自己過去時代的回憶。但我自省沒有「煙士披里純」——文藝的靈感，所以也不希望用小說的程式來描述我的回憶。老實說，我對於那篇一律以抒寫回憶為主分的小說，好的，壞的，看得不少了，竟有些厭惡起來。這裏所寫的，只是一些瑣屑斷片，並沒有支頤蹙眉地去搜索過枯腸，不過看了我那些從生後四月直到現今——二十二年中的十二幀寫真後，所回憶起的一些事情罷了。

我是在清光緒卅年生的，和遜帝溥儀先生同年。母親生產時的痛苦——乾號和呻吟，父親的忙碌和快樂，旁人的談話嬉笑等，因為我不是什麼神童，與常孩同樣地愚魯無知，同樣地只會啼哭，如果那時我的智慧早熟：或是父親的記憶力強，仍能原原本本地現在講給我聽，那麼安得列夫的（人之一生）第一幕所描寫「人之生與母親之痛苦」未必能專美於先了。可是

我與常孩同樣地愚魯無知，同樣地只會啼哭。小孩啼哭的原因，大約就如詩人一般地發牢騷吧？所以有人還說「嬰孩的啼哭就是人類原始的音樂。」一說起啼哭，我却回想起一件趣事。是母親告訴我的。一天，母親放我一個人站在客室裏的立車——未能步行的小孩所站一種稻草做的長圓形筒裏，伊到房間裏去梳妝，忽然聽見我的驚啼聲，母親以為我看見了野貓或什麼物。在房裏厲叱，一面喊着；「寶寶不要嚇，讓媽媽來趕伊。」但是我的啼哭總不止，而且帶着異常的情調。不像要求母親擁抱或討乳吮的啼哭一般，母親出來，沒有看見什麼。一面慰藉我，一面似惱非惱地禁我啼哭，後來等到父親回家，纔發見客室長台上的雲白水煙袋已被竊了。我的啼哭，正是一種警告，可惜母親聽不出，但是賊人終為我的啼哭和母親的幾句話嚇走。張貼「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仁人君子念一逼，一睜眼到大天光。」迷信語條的陋習，至少為沒有司閻人或象犬的家

戶，也可以廢除的了罷？

我在五歲以前的臉容面貌，父親和母親都說，生在我後的兩個妹妹，都同我一樣。不過比較伊們顴角略為高突些，因此「凹眉衝顴角」的一句成語，就算為我的相貌的一個特徵點，因此母親替我起了一個「角角」的乳名，好在又同伯父替我取的若谷的谷字諧音，所以直到現在有時為表示伊對於我的母子的摯愛，還要聲聲口口地叫着：「侂個谷谷」這個名詞哩！

我的眼睛大約受父親的遺傳，雖然沒有和父親一般地近視，但是注意看定一件東西時，左右眸子常會接近在鼻子的一邊，成了俗語「鬪鷄眼」的現象，尤其在二十歲以前的每張照片上可以見到我那凝視照相機鏡頭的情況。

我的頭髮，從小就生得很濃密而長，很容易鬚長，近來因為懶於修理

的緣故，愈加蓬勃起來。並不是要學時髦，索性朝後披梳了，有時我的小妹同我玩耍時，把我的頭髮梳向額前，抹成個前劉海式，伊就很高興地喊道：「來看呀！阿哥像個女人」。其實說起來也慚愧，我的性情，「冷靜起來也會像一個以前閨中的少女」一般，豈止頭髮而已？

進了學校臉兒便漸漸地瘦削起來。失掉了以前無思無慮的孩子時代的團圓臉，顯露出成熟年齡的痕影。在初等小學讀書的時代因為少操場遊戲的機會，還穿上簇新的綠綢衣裳，我最後的緞子衣裳，要算那十一歲時穿的一件領衣馬甲了。從高等小學起到大學時代止，直到現在改了洋裝的中間，常年終是一件長袍，沒有穿那北方官僚縉紳先生們喜穿所謂禮服式的馬褂。記得前年，母親特地爲我新做一件裝上五粒赤金紐子的羅緞馬褂。在到某親戚家去吃喜酒的時候，強命我穿，因為違命的緣故，曾挨了一陣譴責。其實，我不喜歡穿馬褂的理由很簡單，是嫌惡穿了這撈什子太是成



人氣重，年青的穿了，就會變成「少年老成」的模樣，倒不如青衫一襲的還保存有學子書生的本色哩。

二十二年生活過去的回憶，要算十四歲起到二十一歲八年間的學生時代為最有趣味，為最快樂的了。將來如有機會很想另外追錄其一二。

現在只講離了學校以後的我，終算也做過了一年的大學教授，現在居然編輯起書報雜誌來了。學殖方面未見得有什麼長進，所謂人生的經驗——社會上的世故人情，還沒有嘗領；可是孩童時代的快樂生活，已變成過去夢境了。青春時代也瞬息快飛去了。你看，成人的悲哀，人世的煩惱，隱約已籠罩在我最近所攝的肖像的臉上，難怪在新交識的一個朋友來信裏會很關心地問我「你是 Boy 還是 Man？」現在一雙腳已跨進「人間味」的第二三四……幕：「愛情與貧窮」，「人間之跳舞會」，「人之逆運」……快輪着我去做劇中的主人翁了。

前途茫茫，不可逆料，荆棘呢？沙漠呢？……回憶到以前過去的種種，覺得更有趣味。悵望着未來的前程，只有幻想和希望。

將來的新夢，無論甜的也好，苦的也好，只等到將來。少年的過去成了中年的回憶，中年的過去成了老年的回憶，或今生的過去成了來世的回憶的時候，我想仍舊還能覺有無上的趣味的吧？於是我就恍然知道為什麼小說家常好把回憶做小說的題材，和音樂家常好把『蘇活年兒』Souvenir 作樂曲的題名的原因了。

十六三月，廿四，黨軍到上海後的第二日。

談 座 排 砌

# 關於藝術三家言

一提起「藝術三家言」這個名詞，就趕緊應該在下面做一個詳細的註解，以免再引起人家的誤會，多出許多枝節問題來。我們用「藝術三家言」做書名的目的，並非是要自己標榜或誇狂「自稱爲藝術家」；却是襲用現成的命名，這命名的先例，就是日本谷崎潤一郎的「藝術一家言」。起初我們本來想用「三葉集」……一類的題名的，但是冥想搜尋了好多名詞，總嫌它們不是太抽象，太凌空；便是太普通太儉俗。後來又在內山書店看見了德富猪一郎的「時務一家言」，我們於是決定了「藝術三家言」這個書名。所謂「家」的意義，決不是專家的簡稱，——在辭典上雖有「藝術

家，「但是從來沒有「時務家」的稱號，——而是一個專指「某氏」「某甲」「某乙」……的混合代名詞。例如上海土話習用的「張家裏，」「李家裏，」「王家裏，」……同一的意義；又如在李初梨的三幕劇「愛的掠奪」裏面，——見創造月刊第六期——自動車會社主人佐藤清對青年白玉成用的稱呼：「姓白的：」同樣的意思。這裏所謂「家，」當然不是一個標榜誇大的僭稱了！而且簡直還是給人所瞧不起，不理睬的「某家裏，」「姓某的」另一稱號罷了，那裏敢「自稱爲藝術家？」總之一句，「藝術三家言，」是一部「關於藝術的三家言論，」換一句說，就是「姓傅的姓朱的和姓張的底藝術評論，」或再用上海話來詳細說；是「傅家裏，朱家裏，張家裏三家頭，一淘合做關於藝術個批評。」

印行「藝術三家言」的發動機，是在去年十月的某夜上；我們三「家」子，恰巧聚會在一起，依照日常的態度，指東話西，談天說地；不知怎樣

地會談到我一年來在申報藝術界上所發表過的文章上去。我就告訴他們兩「家」子說，我的文章，承我的伯祖父，他是一位耶穌會神父，常常從報上剪下保存起來，黏貼成手卷一般地一大卷；他們就勸我把它整理起來，刊單行本。我回說：「我的文章不多，最好大家來合刊一本，而且我所發表的文章，大半是寫在你們的以後，彼此有連帶關係，有些完全是受彥長兄感應的，要是能聚合起來，如田漢，郭沫若，宗白華的「三葉集」一樣豈不很有趣？」於是我們就分頭整理各人自己的舊稿，那些舊稿，都會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的，如「藝術評論」「音樂界」「文學週報」「鑑賞週刊」「申報」「創造日」等。稿子的年代從民國十二年起直到十五年為止。

稿子齊了，就想找一位深了解我們的性格和能表同情的朋友做一篇序，好容易得到徐蔚南兄，寫成了一篇Portrait式的序文，曾發表在第二

## 三五期文學週報上。

蔚南兄在這序文裏，三言兩語，把我們三家的性情思想，都淋漓盡致地描寫出來了。有許多言之過甚的地方，凡和我們認識的讀者，可以一望而知，也無須再來辯護。最感到有興趣的，他肯把我們各人的脾氣，習慣，在各人自己看不出的，老實不客氣地暴露出來；如彥長兄的喜歡滿街亂跑，看電影，尋人談天，——所謂「天」，「即談話的材料的一個泛指代名詞，並非是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或二十四小時為一天的「天」；彥長兄雖逢到興高采烈時，能和朋友「談了許多天」而終日不倦，但可是從來沒有本領「一次談了許多天，」或「抵足長談許多夜，」或竟會「大家餓了許多天，」地說下去。——請人吃飯等，應鵬兄的對人一瞥，嫣然一笑，斬釘截鐵的談話，激昂機警的舉動，和我的善於變化的感情，「談話上了勁兒，便會像小孩子一般，」「冷靜起來也會像一個以前閨中的少女。」蔚南兄，多



謝你把我們背後自己的袋，移放在我們眼前他人的袋的地方了。可愛哉！你那幽默的暗示。可敬哉！你那忠誠的友誼。

看了蔚南兄所寫他和我們第一次晤會的印象，不禁使我迴想到那一夜，我們第一次的握手。記不清是去年在那一個星期了，我同彥長兄係做日常功課一般地在市政廳聽音樂會，散會時，我們正想招呼坐後面旁坐的鄭振鐸，李金髮，葉法無三君，忽然旁邊過來一位穿上很漂亮的西裝少年，他先招呼了彥長兄，接着好像等不及人家的介紹，就和我緊緊地握手，比情人的初次握手還要緊些，很親熱地開口問我「足下就是 Monsieur 張麼？」我聽見 Monsieur 一語，和他富於情感的談吐，另外是那緊緊地握手，便猜度到他是一位法國留學者，或者，至少是深受法蘭西文化的一位文藝家。果然，一經介紹之後，就知道他正是我「相見恨晚」的徐君蔚南！

至於我和彥長，應鵬兩兄的初次會晤，也很奇怪的。二年前，我剛從S I公學出來到A大學，無意中看到彥長兄主編的「音樂界」合訂本，遂寄信給他，約在一個星期上午會晤；後來好容易找到他的老家，在一間廂房裏，看見一位長袍短褂，面目韶秀的少年，——他這時還沒有留鬚髭，望上去年紀很輕，似乎最多長我四五歲的模樣——他正在吃早點，見了面，寒暄了幾句，大家就談起天來，範圍總不出乎討論音樂的問題。臨別時，承他送了我許多書報，——裏面有登着他的文章的「藝術評論」——後來在每個星日，我常去談天；空的時候，彼此通信，素來懶於寫信的他，——這是後來發見的——不知怎麼緣故，竟也會破例起來。當時我常常在徐家匯藏書樓看書，他的信札，給我以不少的鼓勵和指導；例如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他看了我的「天方詩經」一文後，就寫給我，劈頭有這樣幾句：

「若谷兄：接到你兩次來信而昨夜的我尤其使我看了高興，我本來早想寫信給你，這次你的來信，使我決心寫這封信給你。你在束縛之中努力，出發這種精神，不有宗教上修養的人是做不到的，你決心照現在方法來研究學問，只要你是真正的信仰者，將來一定前途遠大不可限量的，不過在研究之中，切不要忘了活動的精神，使你常常有強健的體格為盼。你注重國文法文哲學歷史音樂之五門研究，而碰着一個大圖書館使你有迴旋之餘地，這種福氣，真正是極少數人，而且要努力的事業……」

詳見「藝術三家言」一封討論「天方詩經」的書。

我和彥長兄結識以來，最可紀念的就是上面這封信。此外關於我們倆的交誼，等有機會時，另外來詳細敘述罷。

第一次得晤會應鵬兄的情形，雖然似乎很平常，但是確也有一段奇殊的因緣。大約是十四年九月九日的一天吧？申報本埠增刊忽然發表了我在

一年前所寫的「國內音樂刊物述評」一文，——這是爲應徵「遊藝叢刊」的音樂號而作的，一直耽擱到現在，幸虧還沒有給前任的編輯，擲到紙簍裏去——。那時候我的高興，可不言而喻。當夜收到署名申報本埠增刊朱應鵬的一封信，大致說：

「本埠增刊弟接手伊始，內容殊不滿意，因舊日陳腐之投稿太多，新約諸位尙未籌備充足……有暇於下午六時蒞館一談，俾得識荆爲感，……如有關於本刊之意見，請賜函針，並望時時賜稿，不勝感幸……」

當夜，我就到申報館，在會客室裏看見有兩位西裝少年，正在意興豪邁地談天。其中披長髮，面貌秀雅的一位，見我進去，「他一對眼珠，黑白分明而熱烈地閃着光的眼睛」對我一瞥。我就問他：「這裏有一位先生姓朱的麼？他是本埠增刊的編者。」他嫣然一笑，回道：「鄙人就是。」於是我們就認識了。另一位經應鵬兄的介紹，知道爲晨光藝術會會員李尊庸君。

後來我們三人，同到四馬路嶺南樓吃夜飯，應鵬兄惠鈔，席上「談了許多天，」偶然談到他的故交彥長兄，他知道了我們倆的交誼，於是間接地使我們初次會晤的交情，透進了一層。到現在，我們已成為好像三角聯盟中的人物了。「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結果，就產生了這集「藝術三家言，」作爲我們永久的紀念品。雖只小小的一集，可是也須經歷了許多艱運纔能正式產生。應鵬兄和我的一部分，因爲大半發表在申報，所以還容易蒐集；彥長兄的一部分則大半刊在十二年間的民國日報星期附刊「藝術評論，」不易一時蒐全，後來好容易在民國日報館灰塵滿積的舊報堆裏，找到殘缺的一份。選出彥長應鵬兩兄的重要的舊文章，和新近寫成的，合聚在一起，計文章百餘篇。約二十萬言，想印爲單行本。最初得到鄭振鐸兄的允諾，擬作爲「文學週報社叢書」之一，不幸原稿都沒有標點過，想自己來動手，苦於沒有時間；又湊巧承接印刷的開明書店，因爲開創伊始，

也沒有人可以幫助這件工作，一直擱了二個月。後來光華書局沈松泉君，常來要求歸他們承印，並願意代我們標點，那時鄭君正在莫千山避暑，我們不知道他的意見怎樣，但經不住這方面再三的要求，就討還稿子，暫寄沈君處，多謝他把我們的稿子都整理標點起來。但不知什麼緣故，也延擱了好久，不即付印。我們不得已又討了還來想自己出錢付印，恰巧我新近認識了良友圖書公司的伍聯德君，承他的好意肯擔任出版，他並極願意爲「藝術三家言」多費些成本，想用最美麗的裝釘；在它未產生以前，謹向良友同人，致我們的謝意，並且向曾予本書以幫助的許多朋友，尤其是作序的徐蔚南君，道一個總謝。

十六，三，九日，匆匆寫完。

新都巡禮歸來

在離別南京的前二天，承你過訪，大家談了許多話，非常高興。

▲寄新都友人的信

第二天的傍晚，我偕尊師尼特君同到土街擬道府答謁，遍找尊寓無着。起初走錯了路，後來好不容易尋到劉軍師橋，挨戶詢問，問到二十七號門牌，據守門警士說，「裏面有姓鄭的」，我們不敢造次，而且因為天時已晏，日暮訪人，深恐有所不便，就掃興折回。

我未到新都巡禮之前，在我理想中的南京，以為定有多麼的莊嚴，偉大，與燦爛。因為他的天然形勢與人造建築，不知經過多少騷人墨客讚美



過了。所謂「龍蟠虎踞」，「雉堞連雲」，還有那「王氣金陵」，「金粉南朝」一類古語，都不是替他張揚在地理與歷史上所佔有殊榮的遺痕殘跡嗎？況且最近自從國民政府奠定南京爲首都以後，這座在青天白日旗下的石頭城，大有由「天府之雄」，「帝王之都」，突進遇飛躍而爲中國新文化搖籃的傾向。所以我留意着「本地風光」的人物景象，想在新都裏找尋出一些藝術文化上的設備建築。但是，一朝親臨其地，不免令人失望。所謂「本地風光」也者，只有那飛塵揚垢的街道，污穢臭腥的溝水，簡陋狹隘的房屋，麻木狡獪的市民，灰闇死靜的霧氣，險詐陰謀的同事，一切毫無生趣興味的現象，都給我以醜惡的印象。尊師尼特君也常嘆息着道：「南京這古舊的石頭城，說甚麼明故宮前王氣黯然，說甚麼秦淮河畔金粉猶賸，一到了這地方就使得你傷心失意，感慨歎歎。」也如一般從熱鬧生動都會裏來的朋友們所常說的：「我們住在這樣古老的大城裏，只覺得軟綿綿地如

坐在一個污穢的爛絮筐裏，連一點硬性的接觸都感不到，更不用說美的薰淘，和熱力的刺戟了。南京確是一個死過了的都城，過去雖有它的光榮和優美的歷史，將來或許有它的光榮和優美的表現，但現在所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已經腐爛了的美人屍體，徒存下他的芳名罷了。」

在動身前的一夜，我們還發着默想，想再留連覽賞本地風光的景物。雇了兩輛人力車到秀山公園，想到「逍遙游」去破悶散愁。這是園中最值得讚美留戀的地方，尊師稱伊爲是全園的集中點。在平日游人大都散佈在這附近閒坐品茗。這兒有濃密的綠蔭，溫軟的草地，有安適的藤椅，和白衣的侍者的殷勤招待。夏夜涼爽的晚風，夾着荷花池裏蓮花的芳香，陣陣吹來，更能使人的心地感到迷醉一般的陶適。那裏知道在這一夜，只剩下幾隻冷靜的椅桌，大約受了時局的影響吧，白衣侍者都已星散，電燈已不復吐皓光，只有那半明的燭枝，發出些微的弱光。我們小坐了一會，

喝了一瓶毫感不到滋味的汽水。正想在園中散步，行不數步，對面見有持紅燈者，在朦朧夜色中，森然叢蔭裏，露出殷然紅光一點，隱約出沒着，在平日見之，或能引起抒情上的無窮感興。同去的尊師正待啓口讚美詠吟，忽有「歸來呀」「歸來呀」的喚魂聲，隨風送入我的耳鼓，不禁毛髮爲之悚然。我雖不是個迷信者，聽了這種不祥的喚叫，更倍覺淒涼感傷，忽忽地拉了尊師朝外就走。

不幸連撞着了兩件掃興事，自然又添起了一層無聊的雲膜，那也唯有去找尋富於刺戟性的快樂的一法了。

我並不想去游逛垃圾堆式的夫子廟，更不想去泛掉臭水溝式的秦淮河。這一切表現變態性的娛樂場與休憩所，只有使人感到厭惡嫉恨，毫不能引起一般稍具有新智識青年男女的情感與趣味。一想，還是到金陵春去吃番菜，以快朵頤吧，就雇了人力車，趕向夫子廟去。

進了金陵春，東奔西走，找不到一個空席。侍者看見我們並沒有蓄新官僚式的鬚，穿的又是西裝，以爲我們是不會多惠小賬的，非常高傲地拒答以客滿。換進了一家酒樓，門口雖掛有「應時大菜」的招牌，而無菜饗客，詭稱「廚司跑到上海去了」只有自認倒霉。最後到了粵南公司，勉強吃着了一客大菜，味道還不惡，招待也很週到。但座間只有我與尊師兩人，我會對尊師道，「如果有你在這裏，一定還要熱鬧高興得多哩。」

回到宿所，因爲已吃了一個醉飽，精神大興奮的緣故，反弄得一夜睡不着覺。

現在我們忽忽上道了，車上乘客稀少，我們二等車更形寬適。回想前昨兩天，一般往滬者狼狽擁擠的情形，不禁爲之失笑。中國一般民衆無能與怯弱的表現，隨時隨地可以見到。

記得你曾有不願意到上海來的表示，你說，你可以終生住在南京無憾，上海不想去。我問你甚麼緣故，你旁的都不說，只答應我「在上海，

容易交着壞朋友，」一句簡單的話，真是含蓄有多麼的意義。

我們不是對於文學與藝術都抱有十二分熱望的嗎？我覺得廚川白村關於都會生活的一切批評，都是至理名言。他在「近代文學十二講」裏所講的，更特別的使我傾倒。他說：

「近代的歐洲文學，是都會的文學其實藝術也何曾不如此。這決不像十八世紀的時候，都推重典麗高尚的文學的意味，是指刺戟很強烈的都會生活的中心的文學而說的。都會生活的種種病的現象，是最顯明的表現出來的文學。」

我始終還信仰文化的發祥，必集中於大都會。都會間的一切生動活躍與熱鬧刺戟的現象，都是醞釀為文化的「醱素」。在淒涼的幽靜的死灰一般的鄉鎮城市裏，決不會產生好的文學藝術。私見如此，但不知道高見如何？

車身震動很厲害，昨夜因為沒有安息，精神覺得很萎靡。不克多寫，就此擱筆。八月二十一晨，在滬甯道上。

爲文學生活辯護

景賢先生，

▲答北平益世報徐景賢君

剛纔從徐家匯藏書樓寄來七月二十九日的北京益世報半張，在附張裏登着你「一封公開的信」。第二行標題是寫給「文學生活」的著者。先生的大名，以前好像在時事新報「學燈」裏見過幾次，現在又蒙你「用不着彼此有形式上的介紹」遽肯賜以「誠懇的忠告」，真是感激榮幸得很。但是你在讀「文學生活」時，發見了許多使你懷疑的地方，要求我答覆，我就借申報寶貴的地位，公開答寫幾句話，並告「文學生活」的諸位讀者。

你說起在二三年前，那個曾在紅塵飛不到的藏書樓中，有放着一些雜稿的青年，的確就是我了。可惜我記不起了那些稿紙上塗寫的是什麼東西，湊巧給你「欣賞了一陣」，真覺得慚愧欲死。你又說起，你的同事所常提起姓張的小同學，「好音樂，嗜讀小說並且是一個沈默寡言的，」那也是我，其實不用我再來承認，你自然早已猜測着了。

你說寫那篇「張若谷論」的傅先生是位「善戲謔兮不爲虐兮」的君子。因爲他一方面稱道我是公教徒，他方面恭維我是老土地。尤其是那兩段轉述我的文字和語言的描繪，真類似惡作劇。在一般沒有了解那篇序文作者的讀者們看來，或許真的會發生這樣的感想。但是我深信傅君寫那篇文章時，決不存「戲謔」的態度，這是我私人可以替他擔保的。因爲我們是「差不多天天見面……無所不談」的朋友。他描寫我到新都巡禮前後的二段，的確是我自己告訴他的。他寫成文章之後，當然會有格外好笑的地



方，不但叫讀者看了要失笑，要以爲作者有意開玩笑，在我自己看來，也未免要失笑。但是因爲事實却是如此，現在回想起來倒反有些要自己懷疑起來。爲什麼我那時會有這樣可笑的虛榮心與歎羨的慾望呢？我真不能了解我自己，不知旁觀者可能代我解答嗎？

傅君寫那篇文章的動機，是感慨於「一般能夠讀書識字的中國人，往往自成一爲一個統治者的階級，對於民衆團體的任何行動向來不參與。有時竟還要以統治者的資格來干涉，禁止一切的行動。」承他美意讚許我，「是一個民衆團體所有的人。」景賢先生你當然也是隸屬於那同一的「民衆團體」裏的人物。我因爲住在城隍廟傍邊有二十年餘，所以就有人稱我爲「城隍廟裏面的老土地」。傅君獎許我對於城隍廟裏面各種民家團體的行動，有同情與了解，因此他就寫出那篇序文的結論道：

「張先生以上海城隍廟裏面老土地的資格來談文學生活，的確中國文

壇上是一個空前的大事業。至少他價值可與西洋新生時代，在基督教之外來談希臘文化的一樣。」

當然這樣一篇近乎頌揚式的文章，簡直要羞愧煞我。但是我們最好不要當這篇文章是「文學生活」的序文讀，應該當做一篇提倡民衆文學，或中國青年讀書問題的論文看。那末一定可以窺見作者特創主張的一斑。

「一生」的原作者莫泊三，在先生看來「原來是個瘋子，」「狂人莫泊三的作品祇值得叫人厭惡發嘔。」我也不容再替莫泊三來辯護。因為我在「文學生活」裏早已說明過了。其實我私人也並不喜歡讀各自自然主義作家的作品。佛羅貝爾，莫泊三，左拉的原本小說，我一本都沒有讀過。但實在因為中國的翻譯界，自從「新青年」「小說月報」提倡自然主義文學以來，大家都努力於這一類作品的產造了。在沒有自由購買法國書權利的中國，我們有法國文學愛好癖者，自然不能不去看莫泊三一流的作品。對

於莫泊三流的作品，我不敢下批評，但是我承認「一生」並不是一本祇值得叫人厭惡發嘔的作品，更並不是什麼不道德的小說。雖則有幾處的描寫，暗示出人生的醜惡與卑鄙。但假如我們用純粹的文學眼光看來，我們一定不會發生厭惡發嘔的感想。而且在莫泊三的一切譯本小說中，「一生」確是一部具有偉大性的作品。莫泊三執筆時，是蓄着多量的熱淚寫成的。「生活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般好，也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壞。」「理想是美麗的，現實是醜惡的。」這是貫穿「一生」全部小說的一個總綱。徐先生，假如你有機會披讀「一生」時，你一定會表同情於那一位被運命所播弄的女主人公若納。伊自從出了修道院以後，一生常感到空虛寂寞悲傷與醜惡的印象。既在伊的丈夫身上消失了一切的希望，就想在伊的兒子身上滿足伊從前的希望，可憐伊也不能成功，伊的寸心痛苦到破碎了。這真是爲一切不幸女子所描寫的一個模型。這部作品，假如給一位思

凡的修道女讀了，一定可以滅絕伊對於一切塵世歡樂的慾望。決不是一部瘋子所寫的叫人厭惡的書。莫泊三別的作品，我不敢恭維，因為在他小說中的女主人，多半是本能的，奸邪的，不忠實的，伊們的行爲，都是完全順着伊們的本能衝動，把血與肉放棄於黑暗的誘惑中。（這是法郎士批評莫泊三的話，）但是，在「一生」中的若納，却是一位由另一個模型造出來的的女性。看了一定不會叫人厭惡，而只有發生出憐憫與同情。總之，「一生」却值得給我們初入世的青年當作參考書讀，尤其是徐蔚南君的譯本。

至於你反對霍普特曼的「異端」當作我國現代青年們必修的課本讀，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能相強的事情。本來我也並不希望一般善良靈魂的青年都去讀「異端」。我單希望一般有文學愛好的青年能人手一編。而且希望他們在另一隻手持持有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對照着。因

爲這是兩部在西洋思想上絕端衝突的代表作品，前者純粹提倡希臘異教思想，後者則專闡揚希伯萊宗教的精神，從文學上的價值估定起來，這兩部書實有同等的地位。

談「遵主聖範」的文章，因爲已給周作人先生收入他的「自己的園地」（第十一條）裏面了；所以不再收入「文學生活」。此外還有許多以前在雜誌報紙上發表過的零散文章，將收入我的隨筆文集「珈琲座談」與「異國情調」裏面。

對於「獻呈：靈」之字樣，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很相宜的地方，也沒有什麼話；這是爲紀念我的亡父而寫上的。這裏所用的「靈」，當然就是指教中所習用的靈魂一字。我想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遇到可以用妥洽的字句，而能使旁人一目了然者，也何必標榜新奇的專門名詞，恐反而起人家的奇訝？例如：Confession一字，現經人家習譯爲「懺悔」了；假如沿

用教中的專門名詞譯爲「告解」或「辦神工」等，那豈不要太覺得奇特嗎？

承你鼓勵我要積極在文學方面揭起「新加特力主義」的旗幟，敢不勉力，但自審能力薄弱，不克膺負這樣重要的建設。至於先生所開列像法商沙可沛，勃瀏基爾，勃郎，拉馬開爾，克濃，喬斯曼士各氏的名字，不瞞你說，我還是初次看見。我從來沒有讀過他們的任何一本作品，不知道你藏有幾種，肯賜借一讀嗎？

在你那封公開的信臨末了，有「詳情後談」字樣：足見你還有許多的賜教，真是不勝欣慰！（我的通信處。可直接寄上海法租界外灘六號。）

你所以要公開發表那封信「是希望引起我們的民衆團體特別愛護先生」，的盛情可感！我的「亡父」，洗名若瑟，蒙你肯爲代禱，「存歿均感！」

臨末：致奉告關於拙著「文學生活」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想必爲你樂於知道的。第一件：自從我那篇「關於我自己」的代序，在我的先嚴二七

喪期中，發表於申報上時，有一位我的伯母同我的堂嫂，看了傷心下淚。這決不是我的拙劣文字會有動人的力量。據旁人說明伊們傷心的理由，是同情於我的文學工作。我的家族親友，自從我的親愛的父親去世以後，常勸我節省哀思，少做文學的工作，但我每次看見我的「文學生活」，就不禁要紀念着我的第一個文學啓示者的父親，我這本想表示我的孝思的「文學生活」，他是永久不能過目的了，嗚呼痛哉！我本早已立過志願不想再幹執筆爲文的生涯。但是，最近又受到了許多重鉅的創擊，心靈上有不可消滅的痛苦與悲傷；又因了某種問題的壓迫，終「依舊又忍耐着去走這一條已在這純物質的趨圖小利的時代所不屑理的文學的路」，（借引丁玲「阿毛姑娘」中的話）。這一點，也就是我那本「文學生活」纔能產生原因之一；想也能得你表同情的吧？

第二件：就是我非常追懷的國文教師吳石鈞先生，我的第二個文學啓示者。在「關於我自己」裏面曾提起過的，「三年前，還得到他漂流在崇明

海門一帶教讀的消息，直到現在，已好久不知他的踪跡」，倒給我打聽着他的行踪！在一個月前，在我隣街某女教師告訴我，吳先生在伊的學校裏教書；因為那時候「文學生活」還沒有出版，所以想再過幾天去拜訪他。等到在前一個星期日突然得到噩息。我在烈日之下，同三位老同學；蔣乙春，胡烏衣，周杏芳三君到他家裏，則見我們敬愛的老師橫陳在榻，一種翻條的慘象，更教我增進人生無常的悲哀！唉！唉！我的四位文學啓示者，在這半年內死亡了一半。還有兩位則幽閉在國外的修道院中。「文學生活」又多增我悲傷的一個紀念。這些都在牠出版以前所預料不到的。

我深信我這封信不是個詭辯；至少都是直率從我心底裏迸射出來的，既不是反駁，更不是發牢騷，是一個忠實的答覆。

最後還祝——

「願恩惠和平常同你在一塊兒」！

十七年八月十八夜。



關於漫郎攝實戈

景深先生：

▲答文學周報趙景深君

前天徐霞村君在開明書店買了一期最新出版的文學周報，托傅彥長君轉送給我。裏面有你的一篇文章隨筆，標題爲「誰都免不了有錯」，是糾正我的「文學生活」中漫郎攝實戈的一個錯誤。雖則你以爲這是「一個小小的錯誤」，「又是很小的問題」，但是我很感謝你，覺得有說不出的榮幸欣慰。因爲我出版「文學生活」的當初，原抱有周作人先生在「自己的榮園地舊序」中末段同樣的心理，「我因寂寞，在文學上尋求慰安，夾雜讀

書，胡亂作文，不值學人之一笑，但在自己總得了相當的效果了。或者國內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將這本雜集呈獻與他。倘若沒有，也就罷了！反正寂寞之上沒有更上的寂寞了。」記得劉半農先生先在「茶花女」劇本譯文之前，也似乎發表有同樣的感傷。這想為一般文人作家所有的共通性的感傷，在先生當然也曾經體驗領嘗到的。在這種寂寞情狀之下出了那本「文學生活」，而能得到少數讀者像「空谷足音」一樣的回聲，能夠得到多麼的高興與安慰，你可不言而喻的了。

但是蒙你指摘出一個小小錯誤，我只承認半個，還有半個，却並不是我的「一時大意」或「一時的疏忽。」實際上我並沒有全錯却是出於你私人的誤解疏忽。

我那篇原文是在談講潑雷華斯德的「漫郎攝實戈」*Manon Lescaut*。

在一三二頁中所寫的那一段文字：

「漫郎乃書中女主人名，來司各是伊的兄弟。商務印書說部叢書中譯做漫郎攝實戈，不知題自誰筆？但書中却又譯做漫郎和來司殼，真是奇怪得很。」該文的原意，是在奇怪小說的譯名與內容的譯名，沒有一致。書名既題「漫郎攝實戈」書中人物的名字却譯作「漫郎來司殼。」在我個人看來，覺得譯音方面，漫郎來司殼的譯名，比「漫郎攝實戈」來得好看些而且比較近於確準些。但是，我還不很表示滿意，所以另外私擬了「瑪郎來司各」幾個字，最近也頗想改譯為「瑪郎蘭思谷。」但這僅是關於小說譯名的一種討論，不知怎樣的在下筆時，的確「大意」「疏忽」了一下，就鬧出「漫郎乃書中女主人名，來司各是伊的兄弟」的笑話來了。這個錯誤，是無可逃咎的了，我俯首無言地認服。但我細審你那篇隨筆的語氣，似乎你還沒有明白我原文的原意所在，你自然也免不了有「誤解」的錯誤。那末我也正好根據以為上訴的一個理由，要求公正的諸位讀者們秉公處斷。

根據你我兩造的文證，我只犯了半個錯你也應該擔負餘下半個錯的咎責，恰如你所說的「誰都免不了有錯」的呵。

那篇舊文章是在二年以前寫成的，現在重讀起來，自己也覺得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現在借這個機會重新再來談幾句關於這本世界名作的話，補贖我以前疏忽與錯誤。

你今年春間在夏令配克影戲院看的那齣「漫郎攝實戈」影劇，在一個星期前我也在百星戲院看到了。廣告上譯名為「愛的花」英文叫做 *When a man loves* 為美國華納公司的出品。雪林女士批評這影片：

「片中情節剪裁很好，但和 *L'Abbe Frevost* 原著似乎不同。譬如中間特格路和法國君主魯易十五賭漫郎，像太荒唐。法國那時宮庭雖然混亂，但國王同臣下用卑劣的翻戲手段賭一個美人，臣下拔劍在宮中和羣僚大鬧，都形容得過於下流一點。後半部特格路在舟中鼓動囚人造反，頗富

於近代熱狂的革命思想，與「黨人魂」異曲同工。這個電影的編者，也許是一個現代制度的激烈反抗者，但決不是十八世紀 Prevost 教士的思想。……而且原著中的漫郎，本來一個愛奢華耽逸樂，愛情不能專一的女子。但她同時也有由靈魂深處顫動出來的輕矍淺笑，教人迷戀的爛漫天真。說她可惜，亦復可愛，也有真實處，說她虛偽，也有真實處。說她負心，她又有迴護舊情人的苦衷，因為她有這樣的性格，所以能將那戀愛她的青年特格路弄得顛顛倒倒。至於萬里投荒，出生入死的追隨她而不悔，Prevost 教士此書偉大的成績，就在漫郎性格的描寫。電影雖將漫郎愛虛榮的性情，寫出一二，而大部份的情節却將她寫成一個十分痴情的女子，和原書實不相稱，電影能教人滿意的真稀少呵！」

這是「得了愛看電影的習慣」的雪林女士對華納公司出品「漫郎攝實戈」的批評。諒為讀過原書者所公認一種極有見解的批評。尤其是影片收

東處把原書中結果是一對情人在荒地，女的要吃水，等到男的弄到水底時候女的死了。一個極含蓄殘酷風味的悲慘收場，改變為在汪洋怒濤中，一對情人，共駕一葉小舟，男子指着美國的大陸，說道：「我們的自由與我們的將來幸福，都在那裏。」我認為最是淺薄無聊的一點，完全喪失原著特有的精神。但聽說在光陸影戲院，不日將映演一張德國和發 UFA 公司的出品，（韋靈君在「文藝化的影劇」中，說起這片根據於德國小說家攬利服之作品，德國實為法國的筆誤，）是值得我們去一看的。特先報告你一聲。

「漫郎攝實戈」小說的原名全文，為 *Histoire de Manon Le scutet du Chevalier Des Griens* 直譯為「瑪郎蘭思谷與騎士葛里安之稗史。」現從舊譯，簡稱為「漫郎攝實戈」原書初出版於一七五三年，共分兩卷，為 Amsterdam 版子。我有的一本原文是 Garnier 兄弟書有出版的，據說這是根據初版最完備的一種本子。卷頭有茹勒謝倫 Jules Train（一八〇四—一七

四，法國十九世紀有名批評家與小說家，代表作爲「戲劇文學史」「懺悔錄」，「一個心爲了兩個情人」的潑雷華斯德教士傳紀，與作者自己的意見兩文。商務印書館的中譯本，我沒有詳細好好讀過，不知道是全譯的呢還僅是節譯本，但是譯本是文言，一定不能暢達出原文中許多熱情的辭句，那是可以斷定的。如有相當的機會，我預備另外來重譯一遍。因爲我久存一個介紹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名作的志願。小仲馬的「茶花女」梅黎曼的「卡門」，「繆塞的」一個世紀孩子的懺悔錄，「夏朵勃里盎的」納蘭，」等，與這「漫郎攝實戈」，無論已經有了中譯本或否，我很想來從事翻譯一下。

現在節譯謝倫那篇批評文的梗概於後，以見這本名作內容的一斑：

「在潑雷華斯德教士所遺給我們的一切小說中，作者應該表示同意於這一部人心的歷史「漫郎攝實戈」，堪稱爲法蘭西文學中的一種傑作。



「漫郎攝實戈」是潑雷華斯德許多傑作中的一種。充溢着憤怒，痛苦與愛情，這從一位天才作家的靈魂深處，當這位天才作家正憧憬醉迷於在他生命史上決不會第二次再發生的熱狂的片時頃刻間，自然流露出來的。多麼奇妙的書啊！多麼可讚歎的史紀啊！動魂的戲曲，牠超越出一切低級的社會，在這個敘事裏面有多麼自然的，多麼逼真的與多麼飽滿的眼淚啊！那個可憐的女郎是怎樣地靠了青春與美的力量得脫救於侮辱，那個年輕男子怎樣靠了愛情與虔誠得免羞恥。而且，當他們倆兒被人類的運命播弄直到最盡末的時候，當他們汲盡了耽逸於肉體快樂的嘴唇的斫斷的時候，死神來臨了，他祝聖了這一切的昏迷癡狂，不單僅是死神，但還有憐憫與寬恕兩種美德哩。

在一切法蘭西文語中再沒有一本書比「漫郎攝實戈」做得更好的了。故事的敘述開始即很輕快美妙。你們在一剎那間就會身入到這些可傾倒的

心底神聖之中，這要是在別的詩人們發抒起來那是不知將經多少的轉折與遲緩纔能表現發展開來。美麗的史跡，當這個整個的青春與那個渾然的天真聯合在一起，而突然間，看呀，這本書中兩位迷醉人的愛嬌的英雄，怎樣一同受傷跌墜於那些悲哀的騷擾中。怎樣他們經過了那一切社會的泥濘途徑，而並沒有失却一點他們的恩寵，他們的美貌他們的精神與他們的青春。

同時，這是多麼充盈有千萬幻變與活動的稗史呀。內容單是根基痴情與熱愛的稗史，書中兩個英雄都是愛嬌的，年輕的與極度的互相戀愛者。他們輪流經過着，在從這一天起到第二天，從災難到了幸運；從光明芬芳的閨房到了黑暗潮濕的牢獄，從巴黎到荒漠，從充軍到死亡，可憐的漫郎，時或高貴，時或低賤，時或為貴婦，時或為賤侍；今朝在羅綺中，明天在粗布中，為舉世所傾倒，忽又廁身於悔罪的女修道者中間；輕颯淺笑，追逐歡樂猶如戀愛情人，漂泊浪游的女流同時是美麗的耽尋逸樂者。印

在伊的摯誠中與伊的私欲偏情中更足以代表巴黎的少女，伊到世間並不帶一切的幸運，伊只帶一大宗的美麗，恩寵，無慮，與愛情。

那個可憐的譚葛里安 Des Grieux (即特格路)呢，這一位美麗少女的戀人，是怎樣的一個英雄。他是年輕的，美麗的，勇壯的，熱情的，天真的，胆怯的，他只消要，幸運就會使他做成。他能夠做成一個為舉世敬重隨處歡迎的男子。但是他並不要這些。愛情充滿了他的靈魂而把他投擲於一切的轉運變幻中，他訣別了世界，訣別了家庭，訣別了人們的尊敬，即連道德也道了訣別。同一的情慾使他得救，這兩個孩子，在一個世紀裏面為責任所約束，同一的情慾使他們無力抵抗失敗跌落在一個騷擾迷亂的世界裏面。但是這是多麼使人感動的對於社會桎梏反抗的一種爭鬥啊！多麼的勇敢，多麼深刻的想像，當災禍來臨的時候，當到了最後應該退讓於當報仇的社會的時候，他早晚永久要報仇的。請不要疑惑，你們可記得

這個戲曲是用怎樣的悲慘憂痛收束的，而用怎樣的贖償對於這個因受了愛又爲了愛所喪失的生命嗎？

應該低聲地說，但是終於應該說出的：「漫郎攝實戈」是具有叫我們記住時代文學中的「保祿與維齊尼」（Paul et Virginie, Saint Pierre 著，有中譯本，卽林琴南譯的「倩女離魂記。」）「亞達拉」Atala（夏朶勃里盎著）兩部代近傑作的模型的。

維齊尼難道不是醇潔的漫郎攝實戈嗎，亞達拉難道不是女信徒的維齊尼嗎，但是潑雷華斯德教士，這位可敬佩的與能幹的人心的考察者，他已經第一個發見了，這曾經三齣戲曲所聯絡涉歷的詩意的荒漠了，三齣戲曲卽「漫郎攝實戈」「倩女離魂記」與「亞達拉。」

至於「漫郎攝實戈」的作者的生涯歷程，是很多變化的。據日本多惠雄編的「世界二百文豪」（有孫俣工的中譯本「世界文學家列傳」）記述。

他少年時代在教會學校裏讀書。十六歲投筆從軍，鬱不得志，進了修道院做教士。後來重新進軍隊，又重進修道院。到了五十七歲，他最後進了修道院，不重還俗了。晚年專心努力於宗教的著述，活到六十六歲，突然有一天倒在路旁死去了。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全部作品約有二百餘卷。最著名的，就是「一個貴族的回想錄」中的「漫郎攝實戈」二卷。這部名作堪稱爲戀愛小說中的經典。從莫泊桑起受着了許多作家與批評家推獎。

你是一個爲我素所欽佩的博覽強記的文學研究者。今番蒙你指正我的「文學生活」中的錯誤，非常感激。「如有再版的榮幸」，一定當予以更正。而且還極懇懇地希望你隨時告訴我以關於「漫郎攝實戈」及作的者批評與傳記。因爲我正準備把「漫郎攝實戈」重譯，想多蒐集一點介紹這部名作與作者的材料。

再談罷，我的「文學生活」的畏友。

# 浪漫主義與南歐文學

在西方文學上有許多主義與派別，差不多所有的都為我國翻譯界零散地介紹過來了。但都僅輸入了一些貨樣，大批的舶來，只有自然主義的文學一宗。在翻譯自然主義文學者如此其多的理由大約不出乎這幾種：（一）國人歷來對於文學的觀念，為消遣遊戲描寫的方法，但憑想像不求實地觀察，兩者確是中國文學不能進步的主要原因。為補救這兩個毛病，自然主義文學的輸進似乎對症藥。（二）現代的西方文學都不免受過自然主義的洗禮，就文學進化的通則而言。中國新文學的將來亦是免不得要經過這一步的，所以覺得有提倡自然主義的必要。（三）因為新興的象徵主義神秘主義

等，和我國文藝思想，隔離尙遠，惟有自然主義的寫實文學，可以糾正從前形式文學，空想文學，「非人」的文學的弊病。國內一般翻譯易卜生，莫泊桑，左拉，佛羅貝爾，霍甫曼，哈代諸人的作品者，大概都是抱着這種意見的。我暫且不議論提倡自然主義的是非，單試看近日書店市場上肉慾式小說的流行，出版界專挑選性慾描寫（無論是顯明的或暗示的只要有誘惑性的）作品的現像，我們不能不歸罪於提倡自然主義的流毒了。自然主義的文學，原來是一種誠實地描寫真正的人生的文學，雖然好從人生醜惡的方面下筆，所以免不了有性慾的描寫，但是作者的態度，始終是嚴肅的，所以能使人感動。但是，中國今日一般模仿自然主義文學的作家，都從性慾挑動方面下筆，新文學的將來，難免「每况愈下」這是毀損新文學健康的主要病源之一。

因為只偏傾於介紹自然主義的文學，北歐的文學，就無形中霸佔了中



國的翻譯界，特別是側重於俄羅斯的文學。托爾斯泰，屠介滔夫，陀斯托以夫斯基，安德列夫，柴霍甫，普希金，高爾基的名字深印在一般青年的心目中。此外像易卜生，安徒生，般生，史特林堡，一般斯干底那維亞派的作品也經人家很熱心地輸進到中國來。北歐文學與南歐文學的大派別支配了現今全歐洲的文學，這是誰都承認的了。但是這兩種絕對不同性質的文學，在中國還少有人去加以審察研究。大家只知道從提倡自然主義的文學，而忘却了其他主義的文學。同時只知道輸進北歐文學，却把南歐文學放棄在一邊，現在似乎我們有注意到南歐文學必要的趨勢了。

北歐的文學，可以把俄羅斯，腦威，瑞典，丹麥四國及德意志的北部爲代表。南歐文學則可以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三國爲代表。北歐文學最特殊的可以說是自然主義的作品，雖則它導源於法國，但是這種注重觀察人生的文學，最適於頭腦冷靜的北歐人去創作。自然主義所以盛行於俄

國的緣故，不言可喻。至於南歐文學的特殊產物，是浪漫主義的作品。這是代表富於創造自由精神的法國民族的蒸溜結晶品。這種主義的特點，是注重熱情的表現與藝術的描寫。中國十二年來新文學的運動，全都差不多都傾注在北歐文學方面。除了大批鼓吹介紹俄國文學之外，同時還注意到「弱小民族文學」，「被損害民族文學」的提倡，留下一些極小部份的餘暇，附帶介紹了幾種法國自然主義的作品。結果既使近年的文壇上，被「血與淚」「食與性」的文學支配籠罩盡了。於是就有許多人喊着打倒「表現生活」的文學，高唱提倡「解決生存」問題的文學了。換一句說，就是排斥熱情的南歐文學，而擁護冷靜的北歐文學。於是哲學論文式的情書，宣言式的小說，口號標語式的詩歌，演講式的戲曲，傳單式的介紹，檄文式的批評，都變成做中國新文學運動中「革命文學」的點綴品了。多麼叫人悲觀，這是新文學運動的第二個病源。

治療這由兩大病因所構成的沉痾，我們只有介紹浪漫主義的文學，提倡南歐文學。

廚川白村在「現代文學上的新浪漫主義」裏說：「浪漫主義時代好比二十歲前後生氣活潑青年期，感情熱烈，不解世事，彷徨於空想夢幻的境地，沒有顧到人生之實現。到了自然主義的時代，好比三十歲前後，初摺世緜，受生活壓迫的苦痛，是腐敗齷齪的情狀，從前的希望理想信仰，一切消失，沈沒在煩悶憂愁的深淵，有百無聊賴的樣子。」這種情形正是比擬得非常得當。我們中國的新文學，正不是處於十二歲童孩時期嗎？以文學發展進化的通則而言，最適宜於好像二十歲左右一個生氣勃勃的浪漫主義文學，決不能服自然主義的那張不合年齡時代的方劑，因為像一個體格羸弱有病的孩子，誤吃了有害無益。不幸的新文學運動病狀，就吃了「自然主義」與「北歐文學」的兩個大虧。我們真是何等地需要施射「浪漫

主義」「南歐文學」這急救藥啊！

有人說，現代的中國文學正有浪漫的趨勢，為看出新文學運動的根本是受了外國影響，新文學運動是推崇情感輕視理性的，所採取對於人生的態度是印象的，主張皈依自然，並側重獨創，這恰符西洋浪漫主義中的條件，所以就肯定現代中國新文學運動正趨向於浪漫主義。其實，事實並沒有這樣簡單。要知道所謂浪漫主義者，從字源學所取的意義，是指描寫「說羅馬語的民族」的風俗生活。中世紀的說羅馬語民族都是信仰天主教的，他們取天主教的精神做文學的基礎，浪漫主義可以說是天主教的文學。次從文學史所定的意義，這是反對古典主義而起的文學，是回復人間生活的一種運動，是一種要求解放人間感情性的文學。他們要自由活動與新奇，打破現狀，解脫形式的桎梏，表現自我的獨創，建設新生的文學。這是一種真正富於革命精神的文學，決不是如一般人心目中所神會的，以

爲「無標準」，「無紀律」，「從心所欲而逾矩」，「浪亂」，「鬧糟」，「漫無秩序」者就是浪漫主義的定義與特徵，那完全錯誤了。本來自從國人把「羅曼主義」Romanisme 譯成浪漫主義字樣後，很容易因了字義而滋生誤會。正如浪漫主義的姊妹語，Romance 這句話，在日本真是隨便濫用，和歐洲所說的原語，現在似是而非的用在異樣的意義，廚川白村曾引爲慨嘆。而在中國所說的「浪漫史」這三個字，也何曾不是如此呢？總之，現代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只在提倡自然主義，還沒有傾向到浪漫主義上去。

假如說，西方文學的輸入，也可以算是傾向浪漫主義的一種現象，而且南歐文學近來也有人介紹過來了，但是這決不能算做浪漫主義的傾向。因爲第一，新文學運動中的介紹西方文學，並不是激於浪漫主義者的「新穎」與「奇異」的企求，而僅是借作一種參考鏡鑑。第二，南歐的文學只有法國的作品翻譯過來了幾十種。其中大部份都是自然主義的作品。祇有

東亞病夫，林琴南，伍光建翻譯了幾種鸞俄與仲馬父子的作品，這就是翻譯界上對於介紹法國浪漫主義的一點貢獻。此外像意大利與西班牙的文學作品，在中國簡直可以說還沒有人去注意到哩。

在前面已說過浪漫主義的作品，是南歐文學的特殊產物。研究南歐文學，總免不了要注意到浪漫主義的文學，所以我們要挽救現代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痾病，可以簡括地併說一句就是努力於南歐文學的研究。

以前國內研究西方文學的趨勢，只傾向於俄國方面，且限於自然主義的範圍。同時還拾日本研究西方文學運動，剩留下來的殘渣。從「新青年」「小說月報」「創造季刊」幾種新文學動運的權威期刊以後，一切的文學雜誌，都還是沿用這種陳腐的手段與方法。今後我們所需要企求的，是注意介紹南歐文學的期刊。最近出版的「真美善」就是最易於促人實現我們理想的一種新雜誌，是新文學運動中的一枝新興生力軍。他們雖沒有標出

提倡浪漫主義口號，也沒有發表過介紹南歐文學宣言，但是在第一期「編者的一點小意見」中，不是很明白地說明真美善三字的意義嗎？

「作者把自己選探的事實或情緒，描寫出來，叫讀者同化牠想像的境界裏，忘了是文字的表现，這是真。：作者拿技巧的方法來排列配合，自然地顯現出精神，興趣，色彩和印感，能激動讀者的心，恰悅讀者的心目，就去了書本，影像上還留着醇醇餘味，這就是美。文學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來的，不是苟安現在的，是改進的，不是保守的，是試驗品，不是成績品，是冒險的，不是安分的，總而言之，不超越真理的界線，這就是善。」

這不是等於一篇提倡浪漫主義文學的宣言嗎？因為浪漫主義的文學，注重於抒情想像，描寫務求生動刺激，努力於創造奮鬥，向上進取，這恰與該雜誌的宣言相吻合。而且牠聲明，「這雜誌是主張改革文學的，儘量容納外界異性的成分，來說化他陳腐的體質，另外形成一個新種族。世界

上無論那一國的文學不受外國潮流的衝激，決不能發生絕大的變化。不過我們主張把外潮的涵湧，來衝激自己的創造力，不願沉沒在潮流裏，自取滅頂之禍。願意唱新鄉調，不願意唱雙簧，不是拿葫蘆來依樣的畫，是拿葫蘆來播種，等著生出新葫蘆來。」這不是表示介紹西方學的意見嗎？試看一年來的「真美善」雜誌，不是集中於翻譯法國浪漫主義的文學嗎？編者曾氏父子兩人（東亞病夫與曾虛白）的工作努力，的確可以驚人，假如能夠堅持下去，對於未來的中國新文學運動，一定有重大的貢獻與非常的影響。

近年來，努力於介紹法國文學者社團方面，除了這唯一的「真美善」期刊以外，個人方面有劉半農，李劫人，李青崖，徐蔚南，曾仲鳴，金滿成，徐霞村諸人。如果這幾位法國文學的專門翻譯家，將來有合組成一個研究法國文學社團的機會，再加添了研究意大利與西班牙兩國文字的社團，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將來，一定可以放一朵奇麗芬芳的花出來。



臨末，還要附帶說幾句話。我們都知道法國浪漫主義的文學，是受了大革命的火花燦烈而激成的，我們現在的中國，也不是正處於革命動搖期嗎？一般時代的青年，都受着憂鬱煩悶，悲傷的情調，與歎怨的氣息，充滿於各地各處。社會的一切現象都呈露出疲憊衰頹的狀態，新文學的發展也因之而無形停頓，好像染着「世紀痼疾」一般。我們真是何等地需要熱情的南歐文學與生動的浪漫主義文學，來掀動助進中國的新文學的發展。

曾仲鳴的「法國的浪漫主義」中，有幾句話可以借來做本文的結論，現在就附抄在這裏：

「浪漫主義的運動，在十八世紀初年，算是文學的革命。縱是過去的文學的革命，但他是現在的文學革命，與將來的文學的革命，所必經的路程。他也是爲現在的文學的革命，與將來的文學的革命，開闢新途徑的先鋒。」

談 座 非 聊

**附**

**錄**

## 關於懺悔錄的信

若谷：

今天在藝術界上，讀到你的大作「聖奧斯定懺悔錄」，承你將我的句子引用了幾處，又是感激，又是慚愧。又蒙你指出了一個錯處，但我却要辯護幾句。

在辯護之先，我得先承認將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譯成「一個現代人的懺悔錄」是的確不妥，不過我當時讀的是英譯本，而英譯本的譯名是 *A Modern Man's Confession* 因此我不得不求你的原諒。

譯書名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你直譯為「一個世紀孩子的懺悔

錄，「我也覺得還不十分滿意。第一便是「世紀孩子」作何解釋。第二便是 *Un enfant du Siecle* 有無別的意義在內。

記得史文朋曾在一篇論「繆塞與丁尼孫」文中的開始說，「……那些誕生在十九世紀嬰兒期或是孩童期的大家」這裏的嬰兒期與孩童期那是說一世紀的初葉與將來中葉，不知你以為這個與那個有沒有關係？

在這裏，同時，我想和你討論討論「Confession」一字。我覺得有些地方實在不能把來譯成「懺悔錄」。因為「懺悔」的性質，差不多完全是含有「悔過」的意思。以你們天主教中的懺悔而言，則是藉以排遣胸懷中蘊藏的煩悶，或是希望上帝能寬恕他的罪惡。但觀馬蘊的 *Confessions of A Young Man* 則既沒有蘊藏煩悶要排遣，也沒有罪惡要求上帝代他負擔。那麼，我們什麼能叫他為「懺悔錄」呢？所以我想這個例子便祇能譯為「供狀」了，你說對否？

洵美，一七，八，二八。

若谷洵美：  
▲討論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的譯名

讀了這二天的藝術界，知道二位正在那裏討論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的譯名，在你們是有你們充分的理由來互相辯護，本不容吾局外人來與分說話。但是我看你們討論得有趣，耐不住也來參加談談。

翻譯的確是一樁難事，有時雖然很能明瞭原著者的意義，但是一時想不到準確的字句，實是急得煞人的事。*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洵美兄依英文本譯成「一個現代人的懺悔錄，」不能算錯。若谷兄直譯成

「一個世紀孩子的懺悔錄，」雖然不能算錯，却有些不妥。因為法文 *le siècle* 有二種意義。一種是「一世紀」*Espece de 100 ans*，一種是「現代」*Tempus non vlt*。這裏的 *Siècle* 是 *Sesent Siècle* 「現在的世紀」的縮寫。況且 *Siècle* 面前有一 *du* 字 *d'un* 字是指定字我以為應該譯作「一個現代孩子的懺悔錄，」二位以為對否。

同時我也來討論討論「*Confession*」一字，這個字的普通意義是「認」*Avouer d'un fait* 「供狀」在法官面前所陳述的，含有悔罪意義。天主教專譯作「告解」，「悔獨」，「神工」，含有用口或用文字所發表心底所陳述的 *l'opinion faite de la foi que l'on professe* 應譯作「讚頌」「祝詞」「誓文」。近有一種意義是紀念認得在生活史上的過失的記載 *Ades manieres on n'i font Paverd es e reurs de leur vie* 應該譯作「懺悔」或「懺悔錄，」如聖奧斯定盧騷……的懺悔錄等。 *Confession* 如不含有「犯罪的

招供」同「悔罪的陳述」的意義，應譯「自供」，或「自述」。二位以為對否？

我還懷疑『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的Confession應該譯作懺悔錄呢，還是供狀或自供，因為尙未讀過原文，無從寫準確的譯名，或者如洵美兄所問的Un enfant du Siècle有無別種意義在內，這是要請教讀原文的若谷兄。末了還請二位恕我的瞎叉嘴，再會。

烏衣十七，八，三十日。

## 寫給文學生活的著者

若谷先生：

願恩惠和平常同樂在一塊兒！

自然，我們並未謀面，所謂「辭幣未嘗相接」，可是真用不着彼此要



有什麼形式上的介紹，何故？說起來很簡單：「我們那裏用得著自己來舉薦呢？」像聖保祿致可林多後書中所說得一般。您的集子，當一般作品雜列在我的面前時，特別標出來了一些字樣，無異是說：「咱們都是隸屬那同一的「民衆團體」裏面的人啊！」

至少您還曾留了幾個特別的痕跡，偶然深印於我的腦海中：請略談一下。

第一：徐匯修院的園中，有個藏書樓。那兒實在是「紅塵飛不到」，十分清靜的地方。可不是湊巧麼，我竟有福在樓中讀了幾月書；我的座位上端供有「光榮聖母」的像，右側有西參考書，左側更有些集稿。那稿紙上似乎是有「若谷」的字樣，據說是二三年前另有一青年存放在那兒的。若谷先生，您在回憶中一定總能悟出那個二十一二歲光景的青年是誰啊？偏有緣給我欣賞了一陣，不能說不是湊巧了！

第二：名震東亞的天文台近側，有一所小規模的學校，却也算是人材的策源地。可不是機會麼，我倒又在那兒教了幾日書；我的同事常提起他們曾有過那麼一個小同學，好音樂，嗜讀小說，並且是一個沈默寡言的。他是姓「張」，大致是如此，若谷先生：您或者知道他們所說小同學比我更要詳細。真有點兒可惜，我沒有機會就和他會一面！

現在談到你著的文學生活罷；在這益世俱樂部裏面閒話，祇要主人允許我們，我想是很可以隨便一些，不受何等拘束的。略分幾段談來。

(一)您的朋友真會開玩笑。一方面稱道您是公教徒，他方面恭維您是「老土地」。無非像阿那托爾法蘭斯批評范爾哈倫那一套，說什麼「奉公教的同時是神物褻瀆者！」尤其是那兩段轉述您的文字和語言的描繪，真類似惡作劇。我想傅先生是位「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的君子：可不是嗎？最好，再版時刪改一次，或者就另外重新來一篇序，諒無妨罷。

(二)「異端」和「一生」兩篇，讀後覺得似有可商量的兩點。甲，那狂人莫泊三的作品祇值得叫人厭惡發憤，何需乎賣氣力來提倡呢？你招呼了讀者：「諸君快展開你們的雙臂來接抱他吧！」那真是必然的結果，要叫人吃驚不小。事實告訴我們，你說得那位「青年英俊」的莫泊三原來是個瘋子，難道教人真得來把雙臂接抱一個瘋子不成？哈！哈！算了，談其次的一點。乙，「異端」畢竟是異端；你說拿來可以「供給我國現代的青年們當做必需課本讀；」不免會發生了許多流弊。藏書樓收藏一個樣本，本來也無所謂利害的關係；同時萬不宜做現代青年的必讀書。俗語說得好：蜜蜂蜜雖甜，其刺毒。」你叫小孩子握蜂玩，眼看見就要傷了他們的手，我是不能不抗爭的。請注意一句格言：「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以弗所書第四章中）希望不再自誤而誤人，這是一些誠懇的忠告，明知忠言是逆耳的；然而對的。先生以為如何？

(三)「從小就受了很嚴格拉丁文明系統的教育，」據你友人這樣介紹過了。何以這次連談「遊主聖範」的文章不見收入；而且儘管是些什麼「狂飈時期」的作品的介紹文字？到底是「掛羊頭賣狗肉？」我很懷疑，望先生答覆！。

(四)對於「獻呈……靈」之字樣，似乎不很合宜；改用紀念……等等，可無語病。先生既然直率地自認爲公教友，何以有些地方倒貽人以口實，正如邵先生所謂「他是一個天主教徒，但他議論有時竟會使我們疑心他是個無神論者。」實在是難；我們處處都得週到，纔臻上乘呢！

可是在金屋書店出版的多種書籍，如愛慾，火與肉，三角戀愛，花一般的罪惡等之中，竟公然發現了一本公教徒的作品，豈祇驚訝，更是值得注意。類如此種作者實在罕見，所以可貴了。換言之，若谷先生既能在這種集團的文人中，不忘本來面目；那麼你所負的使命，當然要能再做些高

於像這本所謂·Review式的隨筆的作品。「我們還要你的建設！」邵先生這樣說，我是同樣的感想。

具體的說，要積極底在文學方面揚起「新加特力主義」的旗幟，仿倣法商沙可沛，勃瀏基爾，婆爾其，勃郎，拉馬開爾，芳濃，秀斯曼士的精神，來參加輓近各國的公教文藝復興運動。

若谷先生，請你從希臘思潮中退出來，而投入希伯來思潮中去。將粉飾異端的技术改作辯護正教用。詳情後談。

我這封信要公開底發表，本來希望引起我們的「民衆團體」特別愛護先生，同時替你的「亡父」代禱，可惜你不知道什麼洗名啊！

「主與爾偕焉！」這是臨末了的一句！

七月二十七日。

## 誰都免不了有錯

我們都還是在研究的時代，說的話來自然不敢說是完全沒有錯。即使是研究是素的人，一時大意，也還是免不了有錯。

即如張若谷的文學生活，指出別人的錯誤時，都用謙和的，討論的態度，這是我很佩服的。以前我評邵洵美的天堂與五月，完全是謾罵，現在回想起來，猶覺自己慚愧！

我們只有真理可講，不必說題外的話。即使是罵人，至多也只是防禦戰，決不應該侵略。

張若谷的文學生活，也有一個小小的錯誤。他說：

『瑪郎來司各（Manon Lecant）漫郎乃書中女主人名，來司各是伊的兄弟。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中譯做漫郎攝實戈，不知題自誰筆？但書中却又譯做漫郎和來司殼，真是奇特得很。』（P. 132）

據我看來，顯作漫郎攝實戈是不错的，漫郎是名攝實戈（或來司各或來司殺）是姓，漫郎攝實戈就是女主人的總名，按字譯音，當然沒有錯誤。雖然書中漫郎攝實戈後來都簡稱漫郎，但第一次却是全稱作漫郎攝實戈的。France-edition 本的法文原書第二十八面第一次特格路遇見這美人時便說：「漫郎攝實戈（她告訴我這是她的名字）」（大意如此）後來方簡稱漫郎。今年陰曆正月，我在夏令配克影戲院看過漫郎攝實戈的電影，妹作 Manon Lescaut 而兄則作 Andre Lescaut 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如果說漫郎是妹，攝實戈是兄，爲什麼書名不稱 Manon et Lescaut 呢？況且男主人公是特格路，即使書名要寫兩個人，也只能寫漫郎與特格路，決不能寫作漫郎與攝實戈的。

不過，這只是張君一時的疏忽，又是很小的問題，對於張君的文藝見解是無壞的。